

明朝典彙



|      |   |   |   |
|------|---|---|---|
| 漢書門類 |   |   |   |
| 九    | 一 | 〇 | 五 |
| 六    | 一 | 〇 | 五 |
| 四    | 三 | 四 | 架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九    | 二 | 〇 | 五 |
| 元    | 六 | 〇 | 五 |
| 四    | 三 | 四 | 架 |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9205  |
| 冊數   | 64 (63) |
| 函號   | 294 39  |

二六十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皇朝典彙卷一百八十九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孫男介壽 重訂

淺草文庫



六武十七年三月詔改建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公署於太平門外

十五年八月改建宗人府五府六部太常寺官署 上諭廷臣曰南方離明之位人君南面以聽天下之治故殿廷皆南嚮人臣以左文右武北面而朝禮也五府六



部官署宜東西並列其建六部於廣敬門之東西嚮建五府於廣敬門之西東嚮惟刑部法司已置於西北太平門之外悉改造令規模宏壯命主事高常董其役十六年十月改建翰林院於皇城東南宗人府之後詹事府次之太醫院又次之

二十七年十月翰林院詹事府成詔皆賜宴落成之南京文武各衙門俱有牌扁直書衙門之名惟翰林院三字橫列而兵部獨無相傳洪武間一夕潛有掣去之者莫知所自詰旦具聞上不之省蓋以示去兵之意至今不敢復揭

翰林院尚寶司六科官在前常朝俱在奉天門上御座左右侍立故云近侍今在門下御道左右云是太宗晚年有疾用女官扶持上下因退避居下今遂爲定位六科本與尚寶司相鄰今工部委官製衣處猶稱六科廊是也永樂間失火遷出午門外今遂爲定居

宣德二年八月戶部尚書夏原吉奏南京戶部公宇棟梁榱桷多朽腐恐頽壞則愈費工力請預修理上從之因曰凡人治家治國理皆如此思其艱而圖於蚤則用力少而成功不難若及艱難然後圖之則勞費數倍功成不易矣



十二月給事中許侃等奏六科俱增蓋板房如南京六科之制不許

四年十月工部奏明年正月四方番夷例應朝貢而北京會同館慮不能容宜預增修 上曰四方朝貢皆承祖宗之舊昔能容矣今日豈便不足但修葺其壞者不必增創勞民

五年二月北京五府六部皆未建 上以禮部所典者天地宗廟社稷之重及四方萬國朝覲會同者皆有事於此遂首建之地位規制如南京加弘壯焉

六年六月新作禮部成賜宴落之命公侯駙馬伯都督尚書侍郎都御史學士祭酒及通政大理寺太常寺光祿寺鴻臚寺掌印官及本部屬官皆與焉

正統七年太僕寺臣以寺署卑隘請俟建六部完以舊兵部爲寺許之

十一年以禮部成改舊禮部爲試院初修時計屋八十二間

景泰四年御史倪敬奏布按兩司大小官員官署私用什物俱令府行縣辦納未免以一科十比其去任將什物盡易費入已代者至又行派辦民受其害今後大小衙門官員私衙什物俱令公同籍記未任之時照數交付



不許似前科辦擾民仍乞移文各處通行禁約從之  
端門之左有直房五間係坊局官候朝公會及收貯卷箱  
之所凡東宮官屬侍班講讀亦於此伺候弘治十二年  
六月守門官奉御玉璽等以爲空房奏討居住工部據  
實以覆得旨既係各衙門公會之所今後不許奏討  
嘉靖二十年題准東西朝房先年每衙門止容辦事吏一  
名在內看守近皆帶家小引親黨任憑居住又多閒人  
鬻市酒食寄放客貨通行各衙門查理仍行本部管理  
街道官及轉行巡視御史督令該管兵馬挨次體勘有  
仍前雜亂送法司問罪如例兵部馬司每月具結回報終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臣

徐學聚

編輯

浙江蘭谿縣知縣

臣

吳國琦

重訂

工部

五

治河

洪武七年十二月詔鑿石灰山河

八年八月開登萊河

十四年八月河南原武祥符中牟諸縣河決爲患有司以  
爲言 上曰此天災也今欲塞之恐徒勞民力但令防  
護舊堤勿重困吾民



二十三年七月河決江南

二十四年六月河決原武黑洋山東經汴城北五里又南至項城入淮故道遂淤

十二月命景川侯曹震往四川治道路震至瀘州按視有支河通永樂界乃鑿石削崖直接其地以通漕運

二十五年正月河決陽武

二十六年命疏鑿溧陽縣銀墅東壩河道自十字港至沙子河凡三千九百六十丈又沙子河至臙脂壩凡三百六十丈計役嘉興等府州民丁三十五萬九千七百人

八月命崇山侯李新往溧水縣督視河道諭曰兩浙賦稅漕運京師歲費浩繁一自浙河至丹陽捨舟登陸轉輸甚勞一自大江泝流而上風濤之險覆溺者多朕甚憫之今欲自畿甸而疏鑿河流以通於浙俾輸者不勞商旅獲便故特命爾往督其事爾其蒞事惟勤役民勿暴新頓首受命而行暨河成人皆便之

二十九年武進縣言奔牛呂城二壩河道淺澁請濬深以便漕運從之

二月先是黃河決小流口達於清河壞民居傷禾稼至是復北徙自東明曹濮下及濟民皆被害

上諭工部曰去年河決臨漳民受其患雖嘗修築堤防恐



不可久宜遣官與布政司都司會議凡堤塘堰壩可以禦水患者預爲修治至是有司以黃河沁河漳河衛河沙河所決堤岸丈尺具圖計工以聞詔以軍民兼築之三十年八月河決開封

永樂元年瀋陽中屯衛軍士唐順言衛河之源出衛輝府輝縣西北八里太行蘇門山下其流自縣治北經衛輝城下入大名府濬縣界迤邐抵直沽入海南距黃河陸路五十餘里若開衛河距黃河百步置倉廩受南方所運糧餉轉致衛河交運公私兩便上曰此策亦是命廷臣詳議如議可行亦候民力稍甦行之

十一月初洪武中免直隸應天等府夏秋二稅但擇其丁壯每歲農隙聽供力役及是內河淤塞發其丁壯濬治適時暄暖胥樂赴工將畢是日早風亟寒上召工部尚書黃福曰民供役久衣食未必盡給今且遽寒其各賜鈔二錠罷遣歸未畢之工令京衛軍士次第成之五年五月工部言北京文明河至通州五閘請設船置閘戶水脚夫每閘設舡二十艘於龍江造用閘戶十一戶水脚夫四百六十人於湖廣江西河南點兌從之

八年三月工部言淮安府淮河南岸坍塌延及倉廩牆垣宜令有司修築皇太子監國從之



六月工部奏西湖景至通流七閘河道淤塞請以民丁疏浚并自昌平至沛村一百里增至十二閘命以運糧軍士浚河道其置閘候更議

十二月河南守臣言河決壞城宜及時修理諭工部遣人往視隄防

九年沂州言沐河口水決五十餘丈請發民夫修築從之武涉縣言沁河南北流潰九百餘步請修築從之

齊東知縣張升言去歲洪水衝決小清河滄沒下澗官堤等處塩場及青州屬邑田請浚上流修隄防使水由故道皇太子命工部速遣官相度修浚

浚濰縣千舟等河及築壽光縣隄以禦水患

開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舊通舟楫洪武中衝決淤塞故於陸路置入遞運所每所用民丁三千車二百餘輛民困其役永樂初屢有言開河便者上重民力未許至是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會通河道四百五十餘里其淤塞者三之一濬而通之不但山東之民免轉輸之勞實國家無窮之利乃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侍郎金純發山東及徐州等處民丁開濬給以糧餉蠲其他役及今年田租仍命兩御史監督

三月修揚州泰州河堤岸一萬八千六百餘丈



濟河南黃河故道河水累歲爲患修築隄防民用困弊至是河決日甚事聞遣工部侍郎張信往視信訪得祥符縣魚王口至中梁下三十餘里有舊黃河岸與今河面平濬而通之俾循故道水勢可殺遂繪圖以進詔發河南民丁十萬命典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蔣廷瓚相度開濬丁夫給糧賞且蠲戶內今年租稅遣定國公徐景昌祠河神侍郎古樸祭河南境內山川仍命宋禮兼董之六月會通河成河以汶泗爲源汶水出寧陽縣泗水出兗州至濟寧而合置天井閘以分其流南流達於淮而新開河則其西北流由新開河過東昌入臨清計三百八

十五里自濟寧至臨清置十五閘以時啓閉舟行便之八月工部尚書宋禮等百六人開會河畢還京師命禮部定賞格宋禮言會通河以汶泗爲源夏秋霖潦泛溢則馬常泊之流亦入焉汶泗合流至濟寧分爲二河一入徐州一入臨清河流深淺舟楫通塞繫乎泊水之消長泊水夏秋有餘春冬不足非經理河源及引別水以益之必有淺澁之患今汶河上流自寧陽縣閘已築壩堰使其水盡入新河東平州之東境有沙河一道本汶河支流至十里口通馬常泊比年流沙淤塞河口宜趁時開濬况沙河至十里口故道俱存不必施工河口當濬



者僅三里河中宜築堰計百八十丈從之

十年四月浚北京通流等四閘河道一萬七百三十七丈

尚書宋禮奏近因御史許堪言衛河水患命臣相度措置

臣嘗自衛輝至直沽視河岸低薄非止一處臣先視會

通河至魏家灣與土河相連宜於彼開二小河以泄於

上河則無漫衍之患今復視德州城西北亦可開小河

一道蓋自衛河岸東北至舊黃河一十三里內五里舊

有溝渠五里係古路二里係平地今開通泄水以入舊

黃河至海豐大沽河入海凡四百五十七里約用軍夫

三千餘人十日可完

七月順天府言蘆溝河水漲壞橋及堤岸八百二十丈壞

官民田廬溺死人畜命戶工二部遣人撫綏修築

九月工部主事藺芳言中梁分導河流使由故道北入於

海河南之民免於昏墊誠萬世之利然緣河新築護岸

掃座止用蒲繩泥草不能經久臣愚以為若用木編成

大圓若欄圈然置之水中以椿木釘之中實以石却以

橫木貫於椿表牢築堤土乞令河南近河府衛徵軍民

於農隙採木春和修砌從之芳尋以治河功擢右侍郎

十一月修儀真緣江堤岸及夾港溪等處河道

行太僕寺卿楊砥言吳橋至天津等衛大水決隄傷稼切





見德州東南黃河故道及土河乞開二河以分水勢  
命侍郎藺芳往經略之

河間獻縣言水決真定之饒陽武強等處隄岸乞修築之從  
浚鎮江京口新港甘露三港達於江

十三年凡漕運北京舟至淮安過霸渡淮以達清河挽運  
甚勞平江伯陳瑄時總漕運故老爲瑄言淮安城西有  
管家湖自湖至淮河鳴陳口僅二十里與清河口相直  
宜鑿河引湖水入淮以通漕舟瑄以上聞遂發軍民開  
河置四閘曰移風曰清江曰福興曰新莊人甚便之

十四年四月設淮安之清河福興等閘徐州之沽頭金溝  
等閘山東之谷亭魯橋等閘各置閘官一員

五月修揚州邵伯鎮上下二閘

宣德四年十月平江伯陳瑄奏自徐州至濟寧河水多淺  
轉運甚難今遣官巡視謝溝胡陵城八里灣南陽淺及  
東昌梁家淺師家莊仲家淺皆當置閘其徂徠諸山泉  
源所出舊有湖塘今多淤塞乞加修濬從之

七年初陳瑄以呂梁上洪池眇水急漕舟難行奏准令民  
於舊洪西岸鑿渠深二尺濶五丈有奇秋夏有水可以  
行舟至是復欲深鑿置石閘二時其啟閉以節水事聞  
命附近軍衛及山東布政司量發民夫工匠協力成之



正統三年四月南去通州二百里楊村驛之北河屢決河  
仰受白河湯河潞河諸水下合直沽南來之水入海屢  
決屢築築已復決命武進伯朱冕發卒工部尚書吳中  
發民以太監阮安董之安奏水當順其勢導之今逆之  
抑使紆屈勢豈不得達故決宜取徑道改鑿使其順下  
臣視河西務徑行二十里許可鑿計用萬五千人一月  
庶幾可免決遂以圖進及工完命大學士楊士奇謨碑  
十三年七月河決張秋潰沙灣入海尋決滎澤入淮命工  
部尚書石璞治之

河決滎陽東過開封城西南經陳畱自亳入渦口又經蒙  
城至懷遠界入淮命石璞治之

十二月命工部侍郎王永和治沙灣決河已而永和以冬  
寒停工且以河決自衛輝入柳樹口請勅河南修塞  
上降勅責其推諉

景泰三年河決沙灣命左都御史王文行視河道先是訓  
導陳冕以修築沙灣功陞教授比沙灣復決冕奏言欲  
息斯患在用人工部惡冕請送冕山東巡撫責其成功  
否械赴京師既得旨給事中陳嘉猷言冕嘗有修河績  
今更進言而工部嫉之必欲置諸有罪之地人人皆將  
緘口不言其他利病甚於此者孰肯復言乞令冕協同



巡撫等言修築便 上從之

四年八月命太監阮安治張秋決河卒於途

十月遣僉都御史徐有貞治張秋決河自會通河淤漕運艱阻先後治皆罔績以廷臣集議命有貞往有貞上疏曰臣循覈河理自雍而豫出險固之平夷勢已濫肆又由豫而兗土益疏水益肆而沙灣大洪口適當其衝於是決焉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泄隄以潰渠以淤潦則溢旱則涸此漕運所爲阻者然欲聚而湮則有不可故潰益潰淤益淤莫之救定反成澤池臣今措畫惟宜首疏水勢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

因繼爲方以時節宜俾其後無溢涸之患法必如是當可有成 詔有貞自用乃作壩埽埽渠隨宜先後之埽以制水渠以分水渠起金隄張秋之首踰百里至於大瀦之潭越范暨澤又上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用平水勢勢隨平命渠曰廣濟埽曰通源渠有分合埽有上下凡河流傷出不順者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萬丈於是水不東衝沙灣更北出濟漕河治旣成緒乃作大堰其上槎以水門繚以甃隄堰之崇三十有六尺其厚十之長百之門廣三十有六尺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而長倍之用平水性性亦平乃濬漕渠至數百里復作



脾於龍灣魏灣凡八積水過丈則泄之通都古河以入於海又以金水子母之義沈玄金爲物象幾萬斤鎮定焉及三年而功成始治者有發京軍疏河之議因奏蠲濱河民馬牧庸調專役河防省兵費紓民力方工時或阻於上以工人部聚衆挾兵勞苦將有他變上下其言於有貞乃條布釋上疑上悟不問前後勞論數四委倚不移凡水工之就皆以專信力也

五年九月命僉都御史陳泰治徐揚決河

天順元年二月開薊州運河

二年八月南畿巡撫崔恭請浚京口甘露壩故道以通舟

楫從之初因鎮江漕河經孟瀆頗險言者請鑿河自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陽以避之恭因知府林鶚言迂遠多石且壞民廬墓力主浚故迹春夏以踵秋冬設埧則道里近而功力省從其言果便

十月都督徐恭奏浚儀真漕河命巡撫崔恭兼理其事時役軍夫六萬有奇設法勸粟四千餘石給軍未久工畢尚餘二千石發濟揚州饑民

命鑿薊州河先是國初用遮洋船從直沽出海轉餉薊州時有漂沒至是以海口新開沽與近州之水套沽正相值中間止隔陸地十里遂命鑿通未幾淤塞仍濬之



五年七月河決開封

七年閏七月巡按順天御史李敏奏鑿三河通運從之時  
運餉薊鎮者必由海口多遭覆溺建議別鑿三河直抵  
薊州以通海道軍民便之

成化二年 祖宗朝河道但命巡鹽御史兼巡之是年冬  
始命御史提督通州以南抵臨清及衛輝一帶河道

四年十二月江南巡撫邢宥修復運河埧先是正統初  
巡撫周忱經理運道武進奔牛呂城設為埧閘俾漕舟  
由京口出江最稱便利迨景泰間壩閘漸頽以致水道  
淤淺有議從蔡涇孟瀆出江者因迫海洋漕舟多覆溺

且灘盜因之出沒天順己卯巡撫崔恭奏請從周忱故  
道增置五閘至是宥委常州知府卓天錫成之

五年六月河決開封

七年十二月以王恕為刑部左侍郎總理河道恕上開河  
事宜曰臣按徐州一帶河道南臨大江北抵長淮別無  
泉源止藉高郵邵白等湖所積雨水接濟每遇乾旱湖  
水消耗則河水輒為之淺澁不能行舟若將河身濬深  
三尺則湖水自來河水自深雖遇乾旱亦不阻船又高  
郵湖自杭家嘴至張家溝南北三十餘里俱係磚砌隄  
岸堤岸之外地勢頗低若再濬深三尺濶一十一丈起



土以爲外隄就將內隄原有減水閘三座改作通水橋洞接引湖水於內行舟仍於外隄造減水閘三座以節水利雖遇風濤亦無患又雷公上下塘甸城塘陳公塘漢唐以來有放水減水閘座遺址見在近年以來止是打造土壩攔水隨修隨塌不能蓄積水利若四塘共造放水板閘四座減水閘八座除舊有磚石外約有磚石椿木等項價直并匠作工價銀二千餘兩以上三件河道依前整理庶幾舟楫疏通永無淺阻風濤之患俱允行之

戶部尚書楊鼎工部侍郎喬毅上濬通惠河舊道事宜

上諭以前元曾引西北諸水行舡通行踏勘明白來聞於是鼎毅等親詣昌平元人引水去處及宛平大興通州地方各河道故迹逐一踏勘及據元史并各閘見監碑文所載事跡稽考回奉命下所司相度行之

十年五月漕運總督李裕立張秋南旺湖及淮安西湖石隄成舊用椿木以捍衝激屢修屢壞費無已時裕檄郎中楊榮主事郭升易之以石利垂永久

十一年八月命濬舊通惠河自都城東大通橋至張家灣潭河口凡六十里明年六月功成

二十年十二月大學士萬安等言河道水利所係甚重如



河南懷慶地方築隄障沁水以濟徐呂二洪及邳州宿  
遷桃源運道山東兗州等處導引汶泗洸河諸泉以濟  
濟寧上下運道今沁水衝決堤岸流入黃河汶泗洸諸  
泉歲久不濬亦多壅塞以致河流淺澁糧運稽遲請勅  
工部重臣選領諸練屬官詣彼會撫按督有司一一踏  
勘衝決壅塞之處修築疏濬上命工部侍郎杜謙率  
郎中蕭冕員外李濬往董其事

弘治元年淮水清或云黃河自戈河入今戈水塞故清  
議發軍夫萬人鑿薊州河四十里以免海運每三年一濬  
二年以漚沱河屢決命真定等府衛發軍民相兼築塞

五月河決汴城入淮復決黃陵岡入海

三年四月河決原武支流爲三其一決封丘今龍口漫於  
祥符長垣下曹濮衝張秋長堤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汜  
濫於蘭陽儀封考城歸德以至於宿瀾漫四出不由故  
道議者奏遷河南藩省以避其害左布政徐恪條陳其  
不可乃止命戶部侍郎白昂治之昂復舉南京兵部郎  
中婁性協理乃築陽武長堤以防張秋引中牟之決以  
入淮浚宿州古汴河以達泗自小河西抵歸德飲馬池  
中經符離橋一帶皆浚而深廣之又疏月河十餘以殺  
其勢塞決口三十六由是河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



淮以達於海水患稍息昂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不能容乃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河堤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太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作石堰相水盈縮以時啟閉焉

命官於高郵河迤東開新河曰康濟河中爲圈田南北置閘以時啟閉兩岸俱甃以石

五年七月河溢沛梁之東蘭陽鄆城諸縣皆被其患復決楊家金龍等口東衝張秋堤命工部侍郎陳政兼憲職奉璽書行政蒞境至儀真疾作卒

六年正月以浙江左布政劉大夏爲副都御史督治決河大夏旣受命乃集河南山東二省守臣議之大夏曰黃河猛悍張秋乃下流襟喉未可輒治治於上流分導南行復築長堤以禦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俟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疏上報可工方興而張秋東堤決九十餘丈合運河水盡由東阿舊鹽河以入於海糧運愆期訛言沸騰謂河不可治宜復前元海運或謂陸輓雖勞無虞乃復命右監李興平江伯陳銳等協治之

河南巡撫徐恪奏乞將今年稅糧河南山東直隸每名量免二石以充口糧之需再勅劉大夏專理其事如孫家渡口至南頓河道俱起開封等處人夫黃陵岡至梁進



口河道俱起兖州人夫黃陵岡塞口起開封大名入夫  
張秋塞口起東昌等處人夫各刻期併築下部議從之  
四月塞張秋隄更名平安鎮先是劉大夏等發丁夫數萬  
於黃陵岡南濬賈魯河一帶分殺水勢又濬孫家渡口  
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川東入於淮又  
濬四府營淤河由陳留至歸德分爲二派一由宿遷小  
河口一由亳州渦河會於淮築長堤起河南胙城經滑  
長垣東明曹單諸縣盡徐州長三百六十里始塞張秋  
隄分土命工五旬而事竣

九月陞山東叅政張縉爲通政使代劉大夏理河道初大  
夏治決河百需委縉調度及成功遂晉秩屬之行河時  
衝決之餘溝防不治縉相其緩急以漸修濬無所遺又  
於決口之東砌石岸數里以圖勿壞又新築南旺東堤  
樹柳其上每歲夏秋水溢挽卒得分行無阻至今使之  
十三年六月河決曹單

十六年六月命工部侍郎李燧往視山東漕河燧言堰之  
埧毋毀洸河之塞毋通浚泉疏水漕利可復又請祀尚  
書宋禮俱報可

正德四年河決曹單直衝沛縣出飛雲橋

十年河變阻運道命工部侍郎趙璜兼憲職總理至十二



年五月黃陵岡護所三掃告成

十二年河溢武城縣壞城郭田廬命官修濬

十六年都水司郎中楊最言寶應汜光湖西南高東北下往來運舡入湖行三十餘里始出東北堤岸去湖面僅三尺許每雨潦風急輒有衝決之患不惟糧運阻碍兼鹽城興化通泰等處良田悉遭滄沒請如昔年侍郎白昂修築高郵康濟河事例專勅大臣一員於該河加修內河仍將舊堤增石積土以爲外堤一勞永逸是爲上策其次莫如照湖埭密次椿柵數層以爲備塘抵障風波而舊堤重加修葺亦可支持數年若但如年例修補漏缺苟冀無事策之下也下部議覆用其次策

嘉靖元年二月修撰唐臯言比見運河地勢高其水易涸丁夫挑淺沿岸拋泥是以隨挑隨淤宜倣嘉湖取淖壅桑之法以舟運泥至近岸別令人轉運務去河稍遠又山東泉流散漫不入於河乞勅分司主事親督其役如法疏濬庶衆流成川亦運道一助也下部議覆從之先是海口淤塞漕舟從天津出海復折入梁河而達薊州道遠水湍舟數爲收議者謂直沽東北岸有二道一曰新河一曰水套北接梁河徑四十里可以疏濬成河改由北道無涉海之慮謂之新河行之天順間民大稱便



歲久堙塞漕臣以爲言工部覆議於治河郎中外別委主事一員會巡按兵備督濬疏主事江珊名以請從之二年御史向信言大通橋至張家灣舊有廣利等八閘今宜修復又濟寧至臨清在在有淺而長溝靳家口尤甚宜於兩處建閘工部議行河道侍郎相度以聞從之三年工部尚書趙璜言河道事重請復設總理大臣慎選才壘專任責成上從之命吏部推堪任者以聞於是吏部言撫治鄭陽副都御史章極可上遂用之五年命于汜光湖東傷舊堤開新河長三十里遂棄康齊河又自寶應至界首凡有溝可通海者造平水閘十座

先是禮部尚書吳一鵬言清河以北兗州以南水勢瀾茫田廬淹沒請訪求渦河湮塞等處或濬故道以通其流或開支河以分其勢巡按御史穆相言兗南徐北去東海不遠於此相逐地勢開一渠河立埧閘設以官守遇水發則分流以殺其勢水小則鎖閘以截其流庶幾水有所歸時大學士費宏等亦言我朝河勢南趨自入河南汴梁以東分爲三支由亳潁等州地方渦河等處或出宿遷小河口或從懷遠至泗州出淮河正德之末聞渦河等河日就淤淺黃河南趨之勢旣無所殺乃從蘭陽考城曹濮地方奔赴沛縣之飛雲橋徐州之溜溝等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八  
濟河  
處悉入運河泛濫瀾漫茫無畔岸自徐州至清河一望  
皆水近來沙河至沛縣浮沙湧塞隨濬隨湧官民舟楫  
乃從昭陽湖取道往來况昭陽湖積水不多春夏之交  
湖面淺涸則運道必至阻塞京師歲收四百萬之糧何  
由可達爲今之計必須渦河如舊通流分殺河勢然後  
運道不至泛濫徐沛之民乃得免於漂沒昔巡按御史  
戴金漕運總兵楊宏都御史高友璣河道都御史章拯  
各屢以爲言俱下工部議覆上乃以章拯督同山東河  
南鄖陽撫按官親詣地方逐一相度將戴金楊宏所奏  
事宜斟酌應築濬選委司府勤能官員鳩工庇事以濟

漕運

六年六月章拯言濟漕有二道孫家渡在滎澤趙皮寨在  
蘭陽皆可引水南以殺其勢但二河通亳州渦河東入  
淮又東至鳳陽長淮衛經壽春王等陵爲患叵測惟寧  
陵岔河一道通飲馬池至文家寨經夏邑至宿州符離  
橋出宿遷小河口自趙皮寨經文家集凡二百餘里壅  
者大濬之則水勢自殺園寢無虞繪圖以進 上納之  
七月河水汎溢豐沛及徐之西

遣漕運總兵錦衣衛都指揮及御史會濬通惠河

十月禮部尚書桂萼疏稱修通惠河不便請改修三里河



上以問閣臣楊一清及張璉一清言通惠河因舊閘行  
轉搬之法可省運軍之力宜斷行之勿爲浮言所阻璉  
對如之上遂降密旨與萼云昨卿奏開河一疏足見  
謀國至意但前已有旨了况先朝亦有成筭不必改議  
恐起營利者擾事卿疏朕留覽故諭

七年正月初河決豐沛漕渠湮塞刑部尚書胡世寧上言  
運道之塞河流致之也請先述治河之說河自經汴以  
來南分二道其一出滎澤經中牟陳潁至壽州入淮其  
一出祥符經陳留睢亳至懷遠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  
德宿虹出宿遷其北分新舊五道一自長垣曹鄆出陽

穀一自曹州雙河口出魚臺塌場一自儀封出徐州小  
浮橋一出沛縣飛雲橋一出徐沛之間境山之北濬溝  
此六者皆入漕渠而南滙於淮而今且湮塞矣止存沛  
縣一河勢合岸狹不得不溢所以豐沛徐州漫爲巨浸  
溢入沛北之昭陽湖以致運道壅淤漸成堙塞然壅淤  
積久勢必復決故今治河當因故道而分其勢也其陽  
穀魚臺二道勢近東北不可復開而汴西滎澤聞孫家  
渡決矣宜常濬之以分上流之勢自汴東南原出懷遠  
宿遷小浮橋濬溝四道宜擇其便利者開濬一道以分  
下流之勢或恐豐沛漫流久而北徙欲修城武以南廢



堤至於沛縣之北廟道口以塞新決而坊其北流此亦一計也至於運道臣與李承勛同行擬議莫若昭陽湖左滕沛魚臺之中別開一河南接留城北接沙口濶五六丈以通二舟之交來冬冰結舡止更加濬濶以爲運道此其上策不得已而思其次則聞國初漕運在淮達河由陽武起陸百有餘里至衛水入舟轉運至今又聞沁水至武陟縣紅荆口分流一派通衛近年始塞是河流因沁可以通衛也宜遣官踏視或紅荆口或陽武上下開通一河北達衛水以備徐沛之塞此亦一計也黃綰亦言南旺馬腸湖外鈞口安山諸處地形卑下欲就

此漕水爲湖并將漕河改經於此可免濟寧淺澁之患或以海運一道當欲修復未必無爲且沂淮入汴至於汝衛支河北流可以入都當相度疏治以備不虞俱下工部議至是提督河道盛應期言宜於昭陽湖左別開新渠此起姜家口南至留城一百四十餘里以通漕舟其說與世寧合工部尚書童瑄覆議從之乃集夫役萬餘分標開鑿已而言者嘖嘖謂其功必不可成徒靡財用勞民力上怒奪應期官勒歸田里而新渠議遂寢六月通惠河成御史吳仲郎中何棟疏聞因陳五事曰時疏濬以通運道專委任以責成效復舊額以給官夫改



開座以防水患處剝舡以便糧運 上嘉其勞命查驗  
行賞所條事宜悉從之既而糧運至者百九十九萬有  
奇省腳價十萬兩重以運軍疲敝請暫給三分之一俟  
一二年後併減歲運以寬貧民庶軍民兩受其惠報可  
按通惠河名大通河卽潞河其源出昌平州白浮村神  
山泉通榆河會一畝馬眼諸泉滙爲七里灤東貫都城  
由大通橋而下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長一百六十餘  
里元初所鑿賜名通惠每十里爲一閘蓄水通舟以免  
漕運陸輓之勞 國初永樂以來諸閘猶多存者仍設  
官夫守視然不以轉漕河流漸淤成化正德間累命疏  
之功不果就至是功成自大通橋起至通州石壩四十  
里地勢高下四丈中間設慶豐等五閘以蓄水每閘各  
設官吏共編夫一百八十名造剝舡三百隻分置各閘  
責經紀領之使製布囊盛米雇役遞相轉輸軍民稱便  
八月工部侍郎潘希曾言河之大而要者有三孫家渡趙  
皮寨乃上流之支河飛雲橋乃下流之支河弘治以前  
三支分流會於淮而入於海故徐沛無患漕渠不淤今  
上流二支俱就湮塞全河東下併注於飛雲橋一支下  
束呂梁二洪上遏閘河流水茫無畔岸决堤塞沙大爲  
漕患然非疏其上流則秋來水發沙挑復淤堤築復决



近因趙皮寨開濬未通正在疏孫家渡以殺水勢請勅  
都御史潘頃亟爲疏濬上嘉其議從之

八年時豐沛苦河患而南北往來津挽不絕人力大困都  
御史唐龍建議請仍設夫廩於魚臺之澱亭鎮以分沛  
縣民力工部覆請從之

九年河決單縣東北流衝出穀亭運河

十一年四月連歲順天河間真定各處滹沱河溢爲患至  
是御史徐汝圭劾奏保定巡撫林有孚坐視民瘼不行  
修治詔以吏部薦太僕卿何棟代之

八月河決魚臺總河戴時宗欲棄魚臺爲受水之渠因而  
導之使入昭陽湖過新開河出雷城金溝境山等處乃  
易爲力詔廷臣會議

十三年總河朱裳奏孫家渡渦河口三支俱出懷遠會淮  
流至鳳陽經皇陵至泗州經祖陵皇陵去河遠祖陵三  
面臨河壽春陵屢滄今宜於祖陵築土堤壽春砌石岸  
未敢擅舉清河浦口黃淮合流之所二河水漲漫入河  
口以致淤塞宜濬深廣築堤坊水築埧護舟淮獨入海  
海又有套流安東上下又有澗河馬邏港港俱塞不能  
速洩下壅上溢宜將溝河次第開濬海水多沙置龍瓜  
舡往來爬蕩廣入海路以殺下流河出魚臺雖利漕一



且迂從徐沛南北以致乾涸宜大濬山東諸泉以滙於  
河汶築南望湖堤開埧以便蓄洩則徐沛不患乾涸縱  
岔河口塞亦無虞矣

議准恩縣東光滄州興濟四處各建減水閘一座

〔按〕衛河舊名御河源出輝縣之蘓門山東北流會淇漳  
諸水過臨漳分爲二其一北出經大名至武邑以入滹  
沱其一東流經大名東北出臨清至直沽會白河入海  
長二千餘里今爲運河自德州而下漸與海近河狹地  
卑易於衝決決輒修治至是各建約以洩漲溢之水云  
十四年築岔河口縷水堤一道長三里又於曹縣八里灣

抵單縣候家林築長堤八十

十六年鑿地丘店野鷄岡等上流支河四十餘里

十七年山東巡撫胡纘宗疏言青萊登三府舊有元時新  
河一道距海三百餘里民甚便之比歲淤塞不通商賈  
皆困原設閘座故迹猶存惟馬家濠中多頑石乃元疏  
鑿未竟者今已募夫鑿通尚有停口窩鋪淺隘者百餘  
里淤塞者三十里乞動支官帑開濬部覆從之

十九年濬睢州孫繼口至丁家道口淤河五十里

二十年給事韓威等劾總河郭持平修河半載尚未成功  
及河南巡撫魏有本山東巡撫李中總督漕運周金河



道郎中郭應奎主事徐楚陳穆張珍俱應罰治給事林廷望復奏持平已報睢州野鷄岡孫繼口桃濬新河工完徐呂二洪糧運無阻而周金等又稱桃源宿遷等處河道淺澁徐呂水不盈尺歲運艱難各相背戾乞勅大臣督率管河官刻期底績得旨郭持平降三級郭應奎等降一級俱戴罪督理周金魏有本姑免究因命兵部侍郎王以旂兼僉都御史督理河道以旂遂條陳國初漕河惟道徂徠諸泉及汶泗諸水至景泰弘治年間黃河始自至於時督理大臣如徐有貞白昂劉大夏極力排塞資以濟運今幸黃河南役諸閘復舊其野鷄岡新

開河道宜濟山東諸泉入之以濟徐呂二洪浦縣以南仍築長堤聚水如閘河製務在有利漕運又言今之議者有謂引沁水自武陟而東至曹州向濟寧出永通閘入運河者有謂引漕舟由江淮入黃河達於陽武陸運百里入衛河直達天津通州者又有謂海運固難中間平度州東南有南北新河一道元時嘗治有閘直達安東南北悉由洋而行路捷且無險者此皆今日所當多方講求擇便而從事者也上曰海運迂遠難行不必妄議生擾濬山東諸泉乃今日要務其如議行

二十一年王以旂至先求故道視泉脈循經流塞分殺自



徐洪南抵沽頭增置閘又相地形引水塹築土埧河流  
時漕舸皆如期達京師汶上寧陽之間有水櫃四勢  
豪侵沒獻德邸藉灌溉爲私利因上言水櫃以備畜洩  
河溢則懸河以入湖河溢則懸湖以入河遂任怨力復  
水櫃迄今賴之至是山東河南巡按楊本趙繼本言黃  
河孫繼口李景高口扈運口俱已疏通徐呂二洪水勢  
通行糧運無阻上悅加以旂俸一級餘陞賞有差

二十四年河由野鷄岡決而南至泗州合淮入海遂溢蒙  
城五河臨淮等縣

二十六年曹縣河決給事中劉大直勅總河詹瀚等得旨  
命巡按查覈已御史党承賜奏瀚及副使張九齡等隄  
防失策詔瀚奪俸九齡等下御史逮問

二十八年直隸巡按御史陳其學言呂梁洪先因水涸陸  
險設有洪夫二千四百有奇邇者黃河自西來注之漕  
輓順利人力甚省乃洪夫仍取盈舊額乞量行裁省以  
寬蕭揚民力疏下工部請命總理河道酌議報可

二十九年漕運總督龔輝巡按史載德各奏泗州逼近淮  
河地勢低下今黃河水決入淮下流壅其勢必且上溢  
爲陵寢之憂乞亟開直河口以通下流築二陳生劉家  
溝二口以防衝決仍命欽天監官一員相度祖陵地脉



擇日興工工部覆議報可  
三十年七月總督漕運應楨言先年黃河入海之道疏通無滯故開清河口通黃河之流以濟運道今黃河入海下流如澗口安東等處俱漲塞茲欲使黃河之水下復清河須鑿澗口工力浩繁勘得三里溝在淮河下流黃河未合之上議者謂宜開清河口開三里溝至通濟橋道里甚近工費不多疏下工部覆從所請

三十一年時久雨河水大溢淮安徐邳及山東曹單諸州縣俱罹其患

河決房村至曲頭集凡決四處淤四十餘里命官濬之役夫五萬餘三閱月而成

給事中李用敬言邇者河道湮塞深妨國計聞之膠萊之間有新河一道在海運舊道之西乃元人欲開通以避海濤島嶼之險而未成者先是山東巡海副使王獻憫登萊之民土瘠人稀生理不足皆由舟楫不通當按元遺迹鑿馬壕石底以通淮安商賈建新河等閘八座以蓄洩水患導張魯白現諸河以濟水道自南口至北口僅三百三十里各有湖水深入中有九穴湖沽河諸流可引其餘淤塞未通宜量加濬者一百五里宜深加濬者三十餘里乞選才聖官一二員會同撫按官亟爲修



舉疏入工部覆行所在撫按詳議具奏報可

三十二年正月時徐邳被水患大學士嚴嵩請將黃河下流設法疏濬令水歸故道百姓安居 上命河道都御史曾鈞及漕運都御史連鑛作速勘處鈞等上言劉伶臺至赤晏廟凡八十里乃黃河下流頃為淤沙壅塞以致奔潰此其疏濬所宜最先者次則草灣老黃河口衝决安東一縣亦當急築既成之後宜築長堤磯嘴以備衝擊又三里溝新河口北舊口水高六尺宜將新口暫開建置閘座及將高家堰增築長隄原建新庄等閘加石修砌以遏橫流但挑築工料計用銀十三萬九百餘

兩乞發淮陽許墅二關并蕪杭抽分銀兩解用 上從

之既而賑濟侍郎吳鵬上言自河南以下全派經徐出清河匯淮以趨於海而無所分其流故頻年衝潰湮淤之患宜於徐州上流至河南開封諸處相度舊道擇其便利者疏濬支河一二道以分殺水勢為永圖之便詔如議令鵬鈞會通河南撫按勘處以聞

三十三年二月議開膠萊新河遣御史何廷鈺賫勅視之三十四年二月何廷鈺勘報新河言膠萊新河南北迂迴計二百四十餘里此役一興雖假以三年從容亦須每歲給以銀兩五十餘萬當此財力詘乏之時何從出辦



况開河建閘所費已百萬以上之財而三四次轉剝必  
須多造船隻其費無所出東土窮荒公私俱竭此河若  
開又必循會通河設官編夫體例方可永久通行不無  
愈增虧損此乞下工部酌其行止得旨報罷

三十五年命修盧溝河東岸狼窩口等決口十八處凡築  
堤二千三百九十二處甃以條石

三十七年河淤新集趨段家口析為六支入運河又由碭  
山趨郭貫樓析為五支出小浮橋會徐州洪

三十八年二月河南巡撫章煥言汴城以河為帶其初河  
從西來勢本東注數十年間南岸傾頽北岸淤塞漸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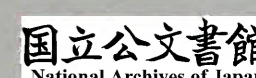
橫溢宜於翟家口大開河口以殺其勢別挑支河培築  
堤岸以圖永遠請遣部臣經畧詔行其議而勿遣部臣

四十一年盧溝河決西岸修築東西兩岸各分八區每區  
約五十丈凡為石堤九百六十丈

四十四年七月河決沛之飛雲橋東流踰漕入昭陽湖汎  
濫而東平地水丈餘舟行木末十日而退漕渠遂湮滅

無跡上下凡百里時運艘過沛才三之二餘悉不得達  
初漕渠左視昭陽湖其地沮洳去河不數十里識者危之

嘉靖初盛應期督漕議鑿渠湖左以避河患 朝廷從  
之應期鳩衆就鑿未半為異議所阻而止至是漕堙以





吏部侍郎朱衡出督濬鑿衡躬自行河尋應期所開故  
迹視之以爲運道之利無逾於此疏請鑿之下工部覆  
議從之自南陽鎮至雷城計百有四十餘里

四十五年九月先是朱衡定計開沂山一帶新河築堤於  
呂孟諸河以防潰決潘季馴獨以爲不如濬留城故道  
由是與衡有隙衡持前議益堅身自督工吏卒不用命  
者以重法繩之浮議藉藉給事中鄭欽信之上疏言狀  
工部請遣官勘視乃遣給事中何起鳴往勘起鳴還言  
往時盛應期開新河垂成而廢至今惜之臣斷以爲開  
新河便宜如衡言工部會廷臣議俱合 上意遂決介

其不得苟且完事至是給事王元春以新河未通勅衡  
言起鳴至初主新河之議今亦自變其說會衡以新河  
功成上告於是群議寂然 上令衡會同季馴悉心料  
理以圖永久既而季馴以憂去吏部言衡心計精明足  
當大任今河工業已有緒宜卽以河道事使衡兼之

報可

隆慶元年先是河決沛縣議者請復運河故道乃勘議新  
集郭賁樓等處上源已而朱衡言河流出自境山至徐  
州小浮橋四十餘里間乃兩利無害自黃河橫流碭山  
郭賁樓支河皆淤塞改從華山分爲南北二支南出秦  
溝正在境山以南五里許此誠運河之利也惟北出沛



縣西及飛雲橋逆上魚臺為患甚大聖慈不忍沛縣魚臺之民橫罹水災拳拳欲開故道臣等亦有勘議上源之請但考之地形叅之輿論其不可者有五臣以為上源之議可罷惟開廣秦溝使下流通行修築南長堤以防奔潰可以甦魚沛昏墊之民 上從之

河工成先是黃河決新集龐家屯等處汎濫徐沛間故道沮洳不可復浚朱衡議從南陽以南東至夏村又東至畱城凡一百四十一里故都御史盛應期所鑿河形在焉又有地阜黃河即至昭陽湖不能復東乃鑿舊渠因深廣之引鮎魚諸泉薛沙諸河注其中壩三河口疏舊

河築馬家橋堤過河之出飛雲橋者使盡入秦蒲自畱城至赤龍津又五十三里凡為閘八減水閘二十為壩十有三為堤三萬五千二百八十丈有奇石堤三十里已而鑿黃家口蕙薛河入赤山湖鑿黃浦蕙沙河入獨山湖凡為支河八旱則資以濟漕潦則洩之昭陽湖由是運道遂通加衡太子少保進俸一級

朱衡言河工告成宜分官督理黃河上自曹縣直抵豐縣堤界新河自南陽起至宋家口屬山東驛傳道自宋家口而南及黃河自豐縣堤界而南屬徐州兵備道又請於曹縣上下築縷水壩修掃水臺以防秋水衝決之患





其工費於兩淮工本銀及山東河南料價支給皆從之  
新河鮎魚口等處山水暴決漂沒運船數百餘艘人民溺  
水無算

給事中吳時來疏言黃河運河故道難復無論已乃今新  
河以三難稱者豈不以馬家橋易淺沙易淤薛河易衝  
爲患哉臣以爲此患在委耳故治源者宜亟也夫新河  
與青原山至近也而東兗以南費嶧鄒滕之水注焉以  
一堤而捍群流又當大山瀉下之勢與素號瀦水之區  
能保其不潰乎故疏濬分殺之謀宜豫也夏村迤邐數  
十里地勢居高必導水於薛河非開支河引薛河上流

以分派其及三河口鯨魚泉諸地鑿口築堤益以欲閉  
之間能免衝決淤塞之虞乎故畜洩之計宜慎也願以  
河渠事命憲臣與藩臬之佐各一人專之罷濟沽南旺  
部臣之分理者上然其言令朱衡計處以聞南科張  
應治等又言近日三河口之決以新築地高不能受汶  
泗滕薛諸水故一遇霖雨至於潰溢而朱衡故多大言  
宜加罰治得旨降衡俸一級仍令悉心經理以圖後效  
於是衡復上議言今欲開新河起新集至兩河口無論  
漫無河形者二百五十餘里創作深廣難卽有河形如  
郭賁樓至龍溝減未久稱易塞者亦已盡淤先臣所謂



撮沙如聚米挑淤如畫脂者也且河之所舍誰能強之  
不如因河所欲注開之於東邵之上別開支河歷東倉  
橋以達百中橋鑿牙裏溝諸處爲渠使水入赤出湖由  
之以歸呂孟湖下景山而去至沙河又築壩於支河之  
下令水由之以出鮎魚泉而於泉之對河開塘築堤以  
納其流而殺其勢因言陽莊南陽佃戶屯留城諸閘或  
宜改建或宜修理俱不可已之功而有司多不得人如  
徐州守鄉臣督建馬家橋開旋就傾圯宜重懲之 上  
從其言下鄉臣巡按御史提問且議治河官實心幹理  
毋蹈前轍

十月給事中馮成能又言新河可慮者三一自南陽而下  
至鮎魚口與三河口地形俱高水以平流積滯之故漫  
溢四野致奪樹藝之地又諸閘半就淹沒而長堤崩潰  
未已此上流之患可慮也一三河匯方流以西注旣湍  
悍難制而其下達新河猶高屋建瓴衝擊彌甚此中流  
之患可慮也一夏鎮以南諸閘水勢高下相懸幾及千  
丈啟閉之節畜洩爲難此下流之患可慮也三河地旣  
居高水復平行雖目前告成宜逆爲未然之備 上命  
以其疏示衡令熟計衡執前議合決河深川之文而增  
卑培薄於是新河就而西堤亦成



三年四月總理河道翁大立言新河勝舊河者其利有五  
地形稍仰黃泉難衝一也津泉安流無事隄防二也舊  
河陡峻今皆無之三也泉地既虛黍稷可藝四也舟楫  
利便不煩牽挽五也夫漕河故資泉水而地形東高西  
下故漕以東皆有水櫃漕以西皆有水壑此先臣宋禮  
之計畫今新河實師其意遇黃流逆奔則以昭陽湖爲  
散衍之區遇山水東突則以南陽湖爲儲蓄之池慮不  
可謂不周矣然水有歸壑隄始無虞宜夫與人卒繇回  
回墓一帶開通以達於鴻溝令谷亭湖陵之水皆入昭  
陽湖又引昭陽湖水沿鴻溝以出雷城其湖地退灘者  
盡上腴之田按之可得千頃令民得種藝其中計畝出  
賦以供河渠之費計無便於此者 上從之

河決沛縣自考城虞城曹單豐沛抵徐州俱罹其害漕舟  
二千餘皆阻邳州不得進總理河道翁大立以聞工部  
尚書朱衡覆奏茶城淤塞宜俟水退乃可疏濬獨徐沛  
災民宜令戶部亟議賑濟戶部覆如衡言 上是之

九月河水溢自清河縣抵淮安府城西淤塞三十餘堡決  
方許二壩出海平地水深丈餘寶應湖堤往往崩壞山  
東莒州郟城諸處水溢從直河入邳州人民溺死無算  
總理河道翁大立上言濱河之民重罹水災宮禁遠



何由見聞臣謹繪圖以獻晷凡十二一日水次兌軍二日運河築堤三日黃河驟漲四日昏夜守堤五日糧船過河六日黃河捲掃七日茶城撈淺八日洪水衝城九日風雨異常十日海潮嘯溢十一日災民被水十二日糧船漂沒且時事可慮有五一慮京儲東南財藪水溢不登鞭撻雖加徒隕人命二慮虜患邊鎮關隘洪水衝激墩堡傾頽何恃以守三慮內地三輔諸郡霖雨城壞積貯空虛難防不測四慮海防海徼之間颶風鼓浪兵船戰士悉被漂沉五慮國課淮浙鹽場鹹泥盡衝團窳俱廢鹽課何出願陛下以此五患十二圖召公卿輔弼

之臣面議經理晷回之術上畱圖覽章下工部尚書

朱衡因言水患如此宜及今修築今河決草灣北合鹽河至海州入海亦可疏濬以殺水勢并行會勘從之

四年九月河決小河口自宿遷至徐州三百里皆淤而坡反爲河時漕政太弛漕艘五月入淮八月入關十月守凍故河水橫決漕艘逆流漂損至八百艘溺死漕卒千餘人失米二十二萬六千六百餘石

總督侍郎翁大立言權宜之計在棄故道而就新衢經久之策在開泃河以避洪水於是給事中龍光御史孫裔與等皆以爲言請罰治河道諸臣責以後劾令及時疏





臣等具奏卷一百九十一  
三十四  
塞以通漕舟工部覆奏往時黃河自劉大夏設官布夫而河南之患息自近年改成新河而豐沛之患息非必河自順軌由人力勝也今既不能引他水以濟漕而新衝之渠卒未可就惟築決口如曩時房村方畧則故道宜可通至如泃口之議雖工費不貲而一勞永逸北歲歲疏鑿費亦自省令大立躬自相度調其利害以聞其管河官員俱令戴罪任事俟河通奏請 上是之

五年五月給事張博請改瓜洲土壩爲閘以便漕舟從之給事中李貴和言比歲河決轉餉艱難請修王獻遺策開膠萊新河復河運以濟餉運 上以事體重大遣給事

中胡禎往視之河道都御史萬恭言黃河唯疏其下流捍其決口水將自順毋煩多謀以滋勞費時因議開膠河恭行令山東郡邑試之云中有河道亦可漸濬而瀉沙百里旋開旋塞其頑石粗礫不可鑿者五十里有奇徒勞費無成奚容更議

給事中胡禎勘視膠萊諸河言臣嘗濬分水嶺驗問獻所鑿渠者皆流沙善崩雖有白河一道徒涓涓細流不足灌注至如現河小膠河張魯河九穴都泊稍有潢汗亦不深廣膠河雖有微源然地勢東下不能北引且陳家閘以下夏秋雨集衝流積沙爲河大害則諸河之不足



資明矣或謂新河頗多積水可引用為渠不知潢潦所聚皆以下流壅滯之故設皆濬深水必盡去則蓄水之不足恃明矣或欲引濰河之水不知濰河在高密西去新河百三十餘里中間高嶺甚多則濰河之不可引明矣分水嶺以南至陳家閘以北至周家莊雖云近海通潮又皆岡石糜沙終難鑿治則海水之不可達明矣元史食貨志以為勞費而無成國初徧訪運道舍此而不顧自獻以後屢勘而不行良由於此臣請亟罷其事并令所司明示新河必不可成之端勿使令人既誤而復誤後人也 上乃罷之令自今不必更議以滋紛擾

八月工部尚書朱衡疏言國家初制漕運悉資泉流自景泰以後由黃河入運奪漕為河由是河身浸廣淤沙歲積不得不藉黃河以行往時河趨濟博則決曹單魚沛而沽頭上下諸閘盡廢後趨邳遷則決野鷗岡口下亳泗而徐呂二洪頓涸今沛邑新河既成縱決曹魚可保無恙而茶城以南猶屬黃河非盡斥遠之無以善後乞將議者開加口之說下諸臣熟計報可

先是問刑條例有盜決故決河防之津河南山東俱問發充軍而徐邳一帶罪止徒配至是總河潘季馴言如山東河南例俱發充軍仍增入條例中刑部覆從其議





國朝典彙卷二百九十一  
治河  
十月潘季馴奏邳河工成乞錄効勞諸臣上曰今歲漕運比常更遲何爲輒報工完且叙功太濫該部核實以聞於是尚書朱衡復言河道通塞專以糧運遲速爲驗非謂築口導流便可塞責乞遣官就彼覆勘令季馴戴罪管事遣給事中雒遵往勘之

十二月雒遵自邳河勘工還爲上言運舡漂沒之故始於漕司缺舡并糧太重故一遇水發相隨而敗又官旗侵冒者多度不能償輒妄引舡壞自解此則漕臣陳炯等之罪也至於王家口初決之時黃水盡從漫坡經流南出小河口藉令季馴稍緩築堤一月則漕舡可以盡出漫坡避新溜之險乃計不出此反驅舟以就新溜坐視陷沒方復騰章報功罪滋大矣詔季馴炯俱開任工部尚書朱衡疏請修築徐州至宿遷長隄凡三百七十里并繕治豐沛大黃隄從之

給事中雒遵言尚書朱衡當先帝時常奉命治河有效當今廷臣可使治水無出衡右者宜暫命總理俟功有次第仍還視部事上命衡兼副都御史總理河工朱衡言河南累被河患今幸有數十年之安者以防守嚴而備禦素也徐邳爲糧運正道旣多方築之則宜多方守之因上議夫役議鋪舍議定期三事自徐州至小河



口新築堤三百七十里設防守夫三千七百各三里建  
一舖舍一舖計屋三楹四舖設一老人率晝夜巡視其  
期以伏秋水發時五月十五日上隄九月十五日下午隄  
願携妻子居住者聽詔允行

國朝典彙一百九十一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孫男介壽 重訂

工部 六

水利

洪武元年李相知和州以南鄉銅城堰牖廢日久堰下之  
田皆沃壤而民不得耕東門石牖傾圮貫城河填塞皆  
爲民病乃吊其父老訓諭集衆脩浚之度工計材俾父  
老之習事者董其役未幾二牖皆成時其啓閉以禁旱  
澇堰堤周廻二百餘里田得常稔貫城之河東西凡千



餘步舟楫便之民賴其和

四年正月修治興安縣靈渠興安屬桂林府其水出海洋山自秦開桂林象郡鑿渠興安分爲湘漓二水建三十六階甃石爲閘以防泄漢馬援嘗脩築之故世傳爲援所立歲久堤岸圯壞至是始脩治之水可溉田萬頃八年十月涇陽縣洪渠堰歲久壅塞不通灌溉命長興侯耿炳文督工濬之涇陽高陵等五縣之田大獲其利

十四年六月海鹽捍海塘成

十七年三月江夏侯周德興請決荊州嶽山壩以通水利從之自是得溉田增官田租四千三百餘石

二十四年正月築浙東海堤

二十六年定凡各處閘壩陂池引水可灌田畝以利農民者務要時常整理疏濬如有河水橫流泛濫損壞房屋田地禾稼者須要設法隄防止遏或所司呈稟或人民告訴卽便定奪奏聞若隸各布政司者照會各司直隸者劄付各府州或差官直抵處所踏勘丈尺濶狹度量用工多寡若本處人民足完其事就便差遣倘有不敷著令鄰近縣分添助人力所用木石等項於官見有去處支用或於附近山場採取務在農隙之時興工如水患急於害民其功可卒成者隨時脩築以禦其患



二十七年遣國子生及人才分詣天下郡縣督修水利諭之曰耕稼衣食之源民生之所資而時有旱澇故不可以無備成周之時井田之制行有潴防溝遂之法雖遇旱澇民不爲病秦廢井田溝洫之制盡壞議者遂因川澤之勢引水以溉田而水利之設興矣朕嘗令天下修治水利有司不以時奉行致令民受其患今遣爾等往各郡縣集吏民乘農隙相其宜凡陂塘湖堰可潴畜以備旱澇宜洩以防霖潦者皆宜因其地勢修治之毋妄興工役措克吾民衆皆頓首受命給道里費而行

永樂元年河州吏目張良興言州麻澄二湖田五萬餘頃

爲水渰乞自本州至含山界增築圩埂三十餘里從之

四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治水江南時嘉興蘇松諸郡頻年水患屢勅有司督治訖無成績故有是命

六月 上以久雨謂戶部侍郎古朴曰蘇松嘉湖四郡水必泛溢宜速遣人視之遂命侍郎李文郁往佐夏原吉相度水田量免今年租稅

八月 上以蘇松水患爲憂遣都御史俞士吉齎水利集賜夏原吉使講究極治之法原吉上奏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嘉湖常三郡土田下者少高者多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餘里納杭湖宣歙諸州之水散注澱山等湖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水利  
以入三泖頃爲浦港湮塞匯流漲溢拯治之法要在濬  
滌吳淞諸浦港泄其壅遏以入於海臣等相視得嘉定  
之劉家港卽古婁江常熟之白茆港皆係大川水流峻  
急宜濬吳淞江南北兩岸安亭等浦港以引太湖諸水  
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江海又松江之大盈浦乃通  
吳淞要衝今難卽疏濬旁有范家濱至黃浦口踰浦口  
可經達海宜濬合深濶上接大盈浦以達泖湖之水此  
卽禹貢三江入海之跡候旣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  
以時啓閉每歲水涸之時修築圩岸以禦暴流 上從  
之役夫凡十餘萬原吉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暑揮蓋  
田賦不減暴日中吾何忍於是水洩農田大利

浙江赭山風潮衝決萬四百餘步壞田四十萬頃命工部  
遣官修築

二年夏原吉自蘇松還言水雖由故道入海舊河港未盡  
疏通非經久計 上命原吉復往副以大理少卿袁復  
五月詔工部分遣官乘傳往浙江江西湖廣安慶蘇松等  
府遇湖泊窪下圩畔頽圯程督有司修築

八年八月修寶應縣塘岸八十里

十二月吳江縣言石塘古路連年土石坍塌橋梁斷壞請  
及時修理勅通政趙居住督理之



九年正月上虞縣請改置通明壩於鄭鑑山爲便從之

楊州府奏高郵州鹽城北家講塘岸三十里及張家溝等

處塘畔因水衝決乞修治 皇太子令工部覈實修築

十年九月黃梅縣耆民言江水泛溢圩畔坍塌傷民田千

八百二十餘頃請闔郡丁夫修築從之

十月平江伯陳瑄築楊州海門縣捍湖堤畔萬八千餘丈

十二月華容縣言水決安津等隄四十六處傷民禾稼功

大難成命發旁縣民併力修之

宣德三年二月臨海縣民奏本縣舊有胡巉諸閘積水灌

田比因大水壞閘而金鰲大浦湖涑舉嶼等河遂皆壅

塞或遇天旱禾稼不收糧稅多欠乞爲開築 上曰水

利爲政急務使民自訴於朝此守令不得人爾工部卽

下郡縣令秋收發民用工仍行天下凡水利當興者命

有司卽行不許坐視

四年五月福清縣民奏縣之光賢里官民田百餘頃舊堤

六百餘丈以障海水因堤壞田荒永樂中縣民嘗奏請

築堤工部移文令農隙用工至今有司未曾興築民不

得耕 上命工部責有司修築因諭尚書吳中白陂池

堤堰民賴其利外無賢守令舉其政爾宜申飭郡縣務

及時修濬慢令者罪之



五年十二月巡撫浙江侍郎成鈞奏海鹽縣民言縣並海  
舊置石嵌土岸延袤二千四百四十餘丈備海患比因  
風潮衝激壞者一千一百餘丈有司雖常修築然舊石  
爲水所嚙皆剝弊無廉隅暫用累砌終不堅固今議於  
舊岸內別砌石岸而存其舊以爲外障庶可久遠乞如  
洪武中令嘉興湖州嚴州紹興等府發夫匠協助爲使  
上從之此浙中海塘興工之始

七年九月蘇州知府况鍾言蘇松嘉湖之地其湖有六曰  
太湖曰澱山曰楊城曰昆承曰沙湖曰尚湖聯屬廣袤  
凡三千餘里其水東南出嘉定吳淞江東出昆山劉家  
港東北出常熟白茆港永樂初朝廷命尚書夏原吉督  
理疏濬水不爲患年久淤塞不通一遇久雨田皆沒溺  
乞仍遣大臣督各府縣官於農隙時發民疏濬 上命  
周忱與鍾計工力多寡難易以聞

正統二年正月命天下有司秋成時修築圩岸疏濬陂塘  
以便農作具疏繳報俟考滿以憑黜陟  
景泰六年加督撫蘇松等處侍郎李敏戶部尚書專總督  
糧儲初大水淹浸田禾經久不退會知府汪濬議當開  
濬白茆等塘許躬往常熟縣相視時久不疏濬壅成隄  
堰近民皆泣求免言一開濬則堰下之田亦就浸矣濬



不強之挑濬青墩浦橫歷塘共五六十里以通白茆塘  
鑿開三堰約三里餘引水通鮎魚口其海口汙塞漫以  
叢葦仍挑去約千餘畝于是水得歸海

天順三年三月吳松江舊設澇清夫天旱則開門隨潮引  
清水灌田大水則泄之以防滄沒後漸廢弛八十年沿  
江之民歲遭淫潦至是巡撫崔恭親詣其地相度督工  
挑濬分江爲三段崑山縣自夏口界至白鶴江挑四千  
六百七十丈上海縣自白鶴江至卞家渡挑四千六十  
七丈嘉定縣自卞家渡至莊家涇挑五千五百六十七  
丈江深一丈四尺面闊十丈二尺底闊四丈出舊江一

萬三千七百一丈又浚曹家溝蒲滙塘新涇大營浦諸  
水至今爲利民因曰漕港爲都臺浦以識不忘云

成化元年關中水泉斥鹵宋有龍首渠歲久湮廢巡撫項  
忠奏開之渠餘三十里涇陽鄭白渠亦久廢奏募工疏  
通於平地則度勢高卑而穿渠遇巖石則聚火鎔鑿而  
穿竇不二年而成名曰廣惠渠凡灌田七萬頃

七年九月風潮衝決錢塘江畔洪水沸盈自近江至山陰  
會稽蕭山上虞乍浦瀝海錢清諸處民居田產皆滄沒  
守臣以聞事下工部尚書王復等覆奏永樂年間浙江  
堤岸爲潮水衝塌嘗遣官齋香祝祭江神及命大臣治



水築堤以除民害乞如例 上命工部侍郎李顯往  
十年奏准京城水關去處每座蓋火舖一設立通水器具  
於該衙門撥軍二名看守遇雨過卽令打撈疏通其各  
廠大小溝渠水塘河漕每年二月令地方兵馬通行疏  
濬看廠官員不許阻當

十八年三月雲南巡撫吳誠奏雲南東西二溝之水發源  
松華壩黑龍潭溉田數萬頃每歲修築之費皆給官錢  
今御史樊瑩奏不許動支而水利不可廢請以都司所  
收公田租給之 上曰水利有司急務况雲南邊方蓄  
積甚寡使圍被水惠豈惟民食不給而軍需亦無從出  
矣用官物以預爲隄防有何不可其亟行之

弘治六年二月河南叅政朱瑄建言河南府有伊洛二渠  
彰德府有高平萬全二渠懷慶府有廣濟渠方口堰南  
陽府有召公等渠汝寧府有桃坡等堰許州有棗祗河  
渠苟盡人力可蘇民困白巡撫徐恪以聞勅瑄專其事  
因隨宜濬通置閘啓閉凡王府屯官之兼并豪右碾磨  
之侵據悉釐正之五府一州田得灌溉旱熯有備  
七年九月勅工部侍郎徐貫濬吳淞白茅港以泄積水時  
費無所出巡撫何鑑請以兌軍諸費兌役又以治其地  
卽役其地之人分地程工分工賦糧使官賴民之力民



受官之濟用米二十八萬石人二十五萬不旬月告成  
是年濬吳江長橋諸芟蘆之地導太湖之水散入澱山陽  
城昆承等湖而開吳淞并大石趙屯等浦口澱山湖水  
由吳淞江以達於海開白茆港并白魚洪鮎魚口等處  
洩昆承湖水以注於江開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湖水  
以注於海開湖州淩涇洩天目諸山之水自西南入於  
太湖開常州百瀆洩荆溪之水自西北入於太湖開各  
斗門洩運河之水由江陰以入於江

正德七年總督三邊張泰請疏西郊故道以興水利從之  
十五年時臺臣言東南財賦甲天下水利久廢詔大學士

梁儲等議僉請下巡撫工部尚書李克嗣親巡視奏奪  
克嗣受命蒞其地尋訪淤塞故道多爲世家所據力任  
衆怨無毫髮假借不逞者爲謗語上騰冀陰沮其事朝  
議復難之克嗣卽建白臣考禹貢水道所歸之由相地  
形高下之殊并正統中周忱治濬舊跡則功無不可成  
者但恐成功之後不能無疑臣者耳時論是之

十六年二月李克嗣旣建白得旨由是盡心所事不辭煩  
苦凡椿木畚插給賞顧直之需取諸屬帑羨餘委廉能  
官分幹一毫不干於民謂水之枝節多岐而白茆港吳  
淞二派最大首興事焉自經始至迄工凡三閱月而諸



水旋亦就緒人悅於趨赴無怨心

命官發軍民夫六十餘萬起常熟東倉至雙廟濬白茆港故道一萬三千八百二十餘丈起雙廟至海口改鑿新河三千五百五十餘丈又築尚湖昆承陽城等湖支河十九道吳淞江下流六千三百三十餘丈并吳江長橋大石趙屯大盈道謁等四浦常州烏涇等瀆六十三桃花等港市河等河各四湖州大錢小梅等河及溇港七十二俾上原下委遞相容洩

遣工部尚書一員巡撫應天興修蘇松七府水利浙江水利聽節制尋設郎中二員於白茆港吳淞江分理開濬

嘉靖四年總漕胡錠言山陽寶應高郵江都臨白馬甓社邵伯黃山諸湖亘數百里兼天長西山諸水時溢衝堤壞舟宜立隄防建平水木石閘以便疏洩

五年先是總漕陳鳳梧以蘇松諸郡地濱大湖水利尤重疏乞仍添設工部官管理部議謂先設郎中專管水利近以民困停止已備行浙江管屯僉事兼管而巡撫總其大綱宜仍咨鳳梧同僉事蔡乾督併通判判官主簿分屬管理庶事有專責官無濫設上曰僉事專管水利若果得人盡心幹理何必添設巡撫宜督率各官勤修厥職蔡乾若才力未能辦此更調別用



六年濬丹陽至京口諸處淤淺令運船避孟瀆風濤之險  
十年直隸御史胡體乾疏言吳中水利疏治之策有六曰  
開洩水之川浚容水之湖殺上流之勢決下流之壑挑  
潮漲之沙立治田之規又須專設督理之官如通政何  
棟副使陳文沛治水吳中才稱幹濟宜當擢任報聞  
二十年六月給事中李鳳來等奏水利官負緣別差乞勅  
工部行撫按官嚴加禁治務及時講求多方濬築俾溝  
洫相通旱澇有備無得別有差委以分其力如有勢豪  
侵占利已損人卽行禁革工部議復從之

二十四年詔濬臧村以溉金壇溧溧以溉武進艾祁通波  
以溉青浦顧浦吳塘以溉嘉定又濬大瓦等浦以溉崑  
山之東許浦等塘以溉常熟之北凡岡隴支河湮塞不  
治者皆濬之深廣使復其舊

九月詔建橋於琉璃河工部尚書甘爲霖以財力不支請  
行開納事例通查各省無礙官銀及變賣大興隆寺基  
銀解赴工所 上允之付所司議處乃命鑄總視工程  
關防給爲霖鑄管理工程關防給工部郎中劉勳凡用  
各處帑銀三十餘萬兩內欽助銀九萬三千八百兩  
二十五年應天巡撫歐陽必進言修蘇松水利乞議財用  
添設管工郎中 上從部議以東南連年災傷修濬事



宜令彼處撫按嚴督所司舉行水利郎中不必增設

三十六年十月盧溝橋工成詔太監李遵陞一級侍郎雷禮陞右都御史郎中汪一中員外劉混主事朱裳各陞一級鎮遠侯顧寰都御史鄭曉鄭烱府尹黃懋官御史張九功陳道基主事徐用光李鍵臧繼芳姚紹祖各賞賚有差

四十年七月應天巡撫方廉言蘇松常鎮四郡水利甲於天下宜以次興工河夫銀兩編征追補如故仍請復設水利通判勅兵備憲臣往來督課之部議允行

四十一年八月盧溝西南堤壞命工部尚書雷禮往視禮還上修築事宜言盧溝橋東南有大河從麗園莊入直沽下海泥沙淤塞十餘里稍東有岔河從固安入直沽長堤其決口地卑土浮水深流急人力難施而西岸有故堤約長八百丈宜按遺址繕築仍委幹局官九人分爲九區併力責成又橋東西岸甃石不堅當俟決隄功完之日加工繕治 上命侍郎呂光洵督其役仍令禮月一往視既而工完賞禮等銀幣禮因言河工係發內帑請撰文勒石以昭聖蹟命大學士袁煒撰文記之 隆慶二年命有司重濬吳淞江白茆塘從撫臣海瑞奏也



瑞因請量留各處贖罰漕糧二十萬石折銀濟工有旨聽其動支蘇松常及杭嘉湖贖罰銀餘不許

浙江巡撫谷中虛言浙西蘇松諸郡之水其源皆出天目諸山本自聯絡今巡鹽御史兼理蘇松水利而不及浙江水利僉事能行於浙江不能行於直隸非專管督理難責成功宜勅巡鹽御史兼理浙直水利在浙江督水利道在直隸督兵備道各隨宜修濬工部議報可

五年詔通修吳淞江白茆塘丹陽縣練湖隄岸悉令完固六年特降勅書以東南水利專責成巡撫

終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二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編輯

孫男介壽重訂

工部

營建

丙午十二月 太祖命有司立廟社建宮室典營繕者以宮室圖進見有雕琢奇麗者悉去之

吳元年作新宮正殿曰奉天殿前為奉天門殿之後曰華蓋殿又後曰謹身殿皆翼以廊廡奉天殿之左右各建樓左曰文樓右曰武樓謹身殿之後為宮前曰乾清後

營建

三四五



曰坤寧六宮以次序列周以皇城城之門南曰午門東曰東華西曰西華北曰玄武上命儒士熊鼎編類古人行事可謂鑒戒者書於壁間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西廡壁間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用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

洪武元年十二月 上退居宮 皇太子諸王侍 上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為游觀之所今但令內使種蔬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

上初欲於南京獅子山頂作閱江樓樓未造先令儒臣作記卽日文成 上覽之曰乏人矣昔唐太宗繁工役好

戰鬪官人徐克容猶上疏曰地廣非久安之道人勞乃易亂之源東戍遼海西役崑丘誠不可也今所答皆順其欲則唐婦人過今儒者又曰昔與君遊者皆和而不同今與我遊者皆同而不和樓竟不作乃試作記者耳七年命建親王宮殿前殿曰承運中曰圓殿後曰存心四城門南曰端禮北曰廣智東曰體仁西曰遵義宮殿門廡及城門樓皆覆以青色琉璃瓦

八年八月作晷影堂 上謂廷臣曰唐虞之時宮室朴素後世窮極侈麗習尚華美去古遠矣朕今所作但求安



固不事華麗凡雕飾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堅壯可傳  
永久使吾後世子孫守以爲法至於臺榭苑囿之作勞  
民費財以事游觀之樂朕決不爲其飭所司如朕之志  
建閱江樓於獅子山上昔屯兵立黃赤二幟破陳友諒  
之所也樓成上親爲記

九年中書省議親王宮飾彩上曰惟儉養德惟侈蕩心  
居上能儉可以導俗居上而侈必至厲民獨不見茅茨  
卑宮竟禹以崇聖德阿房西院秦隋以失人心諸子方  
及冠年去朕左右豈可使靡麗蕩其心

十年十月觀心亭成親臨幸焉時致仕學士宋濂來朝召  
語之曰人心易放操存爲難朕酬應庶務罔敢自暇自  
逸况有事於天地宗廟社稷尤用祇惕是以作爲此亭  
名曰觀心致齋之日端居其中吾身在是吾心卽在是  
却應凝神精一不二庶幾無悔卿爲朕記之傳示來裔  
改作大內宮殿成開門曰午門翼以兩觀中三門東西爲  
左右掖門午門內曰奉天門門之左右爲東西角門內  
正殿曰奉天殿上御之以受朝賀殿之左右有門曰  
中左門中右門兩廡之間左曰文樓右曰武樓奉天之  
後曰華蓋殿華蓋之後曰謹身殿殿後則後宮正門奉  
天門外兩廡之間有門曰左順右順左順門之外爲東



華門內有殿曰文華東宮視事之所右順門之外爲西  
華門內有殿曰武英 上齋戒時所居制皆如舊而稍  
加增益規模益閎遠矣

十一月 上以大內宮殿新成制度不侈甚喜因謂侍臣  
曰人主嗜好所繫甚重躬行節儉方能養性崇尚侈靡  
必至喪德朕嘗念昔居淮右頻年饑饉艱於衣食今富  
有四海何求不遂何欲不得然檢制其心惟恐驕盈夙  
夜兢惕弗遑底寧故凡有興作必量度再三不獲已而  
後爲之宮壺之間皇后亦躬服浣濯皆非故爲矯飾實  
恐暴殄天物剝傷民財不敢不謹且節儉二字非徒治  
天下者當守治家者亦宜守之爾等歲祿有限而日用  
無窮費或過度何從辦集侵牟剝削皆原於此須體朕  
懷共崇節儉庶幾無悔

十二年八月宋國公馮勝督建周王宮殿議九月興役  
上以其妨民種麥勅放還俟農隙建之

十三年十二月遣使齋勅諭江陰侯吳良等昨者上天垂  
戒朕思治理恤民爲先其王府一切役作皆停罷時良  
等重建齊楚各王府故諭之

二十五年改建大內金水橋又建端門承天門各五間及  
長安東西二門



二十七年罷建岷王宮殿 上諭工部曰邊境土木之工必度時量力順民情而後爲之時可爲而財力不足不爲也財有餘而民不欲不爲也必有其時有其財而民樂於趨事然後爲之則事易舉今雲南土曠民稀軍餉轉輸民力甚勞苦若復加興造之役非惟時力未可於民亦有所不欲岷府姑爲棕亭以居俟十五年後民富力紓作之未晚爾工部遣人馳諭雲南守臣罷其役

三十年 上以在外諸王非時興作擅役工匠諭工部曰今諸王宜各守定制不許私自興造勞吾民匠若有應須造作而不可已者必奏請方許可移文各王府知之

詔停造遼王宮室勅武定侯郭英曰遼東軍務物情來者多言其艱苦况邊境營繕朕常爲卿言不宜盡力以困之今役作軍士皆強悍勇力善戰之人勞苦過多必懷叛故往往逃伏草野山澤間乘間劫掠今營繕造作暫宜停止且令立營屋以居十年之後再爲之古人有言人勞乃易亂之源深可念也

建文元年十二月省躬殿成殿在乾清坤寧二宮間爲退朝燕息之所置古經聖訓其中以尚父丹書之旨夏書聲色宮室之戒命方孝孺爲銘

三年八月改謹身殿爲正心殿



九月承天門成改爲臯門遂改午門爲端門端門爲應門  
前門爲路門

四年十一月太宗新作奉天殿成

永樂四年淇國公丘福等請建北京宮殿備巡幸

命恭寧侯陳珪刑部侍郎張思恭督造磚瓦

五年八月勅宋禮金純古朴師達劉觀等以營建北京取  
財於外宜節量人力俾無咨怨各盡乃心毋忽

八年十二月重建醉仙樓樓在三山門外洪武中建比殿  
於火故重建之

十四年上至北京仍御舊宮乃命工部作西宮爲視朝

之所中爲奉天殿殿之側爲左右二殿奉天殿之南爲  
奉天門左右爲東西角門奉天門之南爲午門午門之  
南爲承天門奉天殿之北有後殿涼殿暖殿及仁壽景  
福仁和萬春永壽長春等宮

十五年六月建北京郊廟宮殿

十一月建北京奉天殿乾清宮

十八年九月北京宮殿將成欽天監言明年正月初一日  
上吉宜御新殿遂遣夏原吉齋勅召皇太子期十二

月終至北京并以御新殿受朝詔天下

十二月初營建北京凡廟社郊祀壇場宮殿闕規制悉如



南京而高敞壯麗過之復於皇城東南建 皇太孫宮  
 東安門外東南建十王邸通為屋八千三百五十楹自  
 永樂十五年六月興工至是成陞營繕司郎中蔡信為  
 工部侍郎營膳所副吳福慶等七員為所正所丞楊青  
 等六員為所副以木瓦匠金沂等二十三人為所丞賜  
 督工文武官員及軍民夫匠鈔各有差

十九年正月朔 上以北京郊社及宮殿成是日早躬詣  
 太廟奉安五廟 太皇太后神主命 皇太子詣天地  
 壇奉安昊天上帝后土皇地祇神主 皇太孫詣社稷  
 壇奉安太社太稷神主黔國公沐晟詣山川壇奉安山

川諸神主禮畢 上御奉天殿受朝賀

洪熙元年 上諭南京太監王景弘曰朕以來春還京今  
 遣宮匠人等前來爾即提督將九五殿各宮院凡有滲  
 漏隨處宜修葺但可居足矣不必過為整齊重勞人力

宣德八年十二月詔修南京宮殿

正統元年遣太監阮安同都督沈清少保吳中督造奉天  
 華蓋謹身三殿

六年十月三殿及乾清坤寧二宮成太監阮安僧保各賜  
 黃金五十兩白金百兩綵段八表裏鈔百貫

天順三年十月南內離宮成



弘治十一年建毓秀亭於萬壽山太監李廣所請也

十一月勅兵部議修清寧宮尚書馬文升請發內帑銀而  
免征派并停止四川採木之擾從之又有欲調役山東  
七千人者戶部尚書周經曰山東歲歉民貧不可輒動  
請以戶部羨銀雇役抵之

正德八年九月詔建凝翠大素等殿

九年二月工部尚書李燧以乾清宮災言非常之災必有  
非常之應今土木叢興如修建鎮國府及新寺豹房凝  
翠太素諸役皆不經而勞民傷財宜少貶損以答天戒  
十六年十一月乾清宮成 世宗自文華殿入居之御史

鄭本公疏言乾清宮八年營構一旦落成陛下踐祚之  
初適與會期固居安之日亦當思危之時臣以爲不必  
遠思惟卽此宮而致其思耳因陳事之可思者六而願  
以先朝爲鑒 上嘉納之

嘉靖元年四月內官監奏內教場房屋及南城西海子殿  
宇亭軒損壞乞加修理部議以財匱民竊宜暫停止  
上曰各處地方艱難軍民困苦財力匱乏不急工程一  
切停止無得生事害人

三年營龍虎殿於顯靈宮以奉玄武御史張日韜奏乞停  
止不報



四年八月工部會廷臣議營建仁壽宮工役重大今世廟大工興湖廣川貴山林空竭海內在在災傷林木料價採徵甚難請發內帑及借戶部鈔開兵部馬價工部料價各銀兩查取兩京各庫顏料各抽分廠木植及司府無碍官銀又開納例以佐其費俟世廟工完推簡有才力大臣爲之總理仍選部屬三人分行湖廣川貴募求大木其磚料於京城近地及蘇州定價燒造上曰仁壽宮以奉聖母昭聖皇太后母俟世廟工完其亟推總理大臣遣官採辦燒造內帑京庫銀料毋發他如議行已而以四川巡撫王軌爲工部侍郎總理大木

大學士費宏等以災異修省請暫停仁壽宮工役工部尚書趙璜等疏請停罷玉德殿等工併力先建世廟及仁壽宮完日乃可議興他工上納其言并罷仁壽宮工召王軌回京

五年十月詔修仁壽宮以巡撫王蓋爲工部右侍郎總督大木給事中張嵩言民困財絀宜先營仁壽宮以慰昭聖之心其玉德安喜景福等殿暫爲停止俟民力少蘇徐議鼎建上命次第它材營之

七年二月敬一亭成先是大學士楊一清謝遷張璠翟鑿請上所著敬一箴及心箴四箴註勅工部於翰林院



後堂空地蓋亭豎立以垂永久仍勅禮部通行兩京國  
子監并兩京直隸十三省刻於府州縣學使天下人士  
服膺聖訓有所興起從之至是亭成請額 上名敬一  
十年八月 上於西苑作無逸幽風亭落成 上御幽風  
亭召大學士翟鑾禮部尚書李時右都御史汪紘諭曰  
茲當秋成之期與卿等同觀收穫時曰 皇上重農務  
本自足以風天下因命賜諸臣宴宴畢復御無逸殿之  
東室曰無逸殿之作雖以勸農而講學亦在其中經筵  
日講官仍各進講七月詩無逸書各一篇既而命儒臣  
書無逸篇於無逸殿壁自爲文記之

十三年九月詔於文華殿後建九五齋齋西曰恭默室爲  
祭祀齋居之所

十一月召輔臣觀恭默室 上諭張孚敬李時曰文華飾  
新但九五齋書軸未成精一堂牌額未懸朕以此爲衣  
冠所在不欲用前名待別作之庶稱其名今日可與禮  
官一至觀之東室繪正心誠意字懸於西壁繪敬一字  
揭之門左右楹西室繪漢文帝止輦受諫圖懸之左唐  
太宗納魏徵十思疏圖懸之右隨召夏言黃綰黃宗明  
至詣恭默室觀北壁河圖東壁洛書西壁鳳鳴朝陽三  
圖乃各撰觀恭默室及東西室頌併詩以進優詔答之



十四年秋左右小殿成 上諭禮部尚書夏言朕宮左右  
小殿東貯冕弁西藏書史欲懸以額卿可擬名來聞言  
擬左曰端凝右曰懋勤以進 上悅曰卿所擬取端冕  
凝旒懋學勤政意義甚善遂遣中使賜言白金彩幣  
上以 皇考獻皇帝誕降宮中乃建啟祥宮以伸永慕又  
於內作清虛欽安等殿祀真武作天一門以嚴塵瀆  
十五年以清寧宮後半地建慈慶宮以仁壽宮故址并撤  
大善殿建慈寧宮

時大庖厨在西內乃內殿上食烹調品羞之所地遠非宜  
文華殿小厨密邇內殿便於供進故改建之更名神厨

十八年工部侍郎顧璘湖廣巡撫陸杰奏請改建隆慶殿  
儀式 上以舊殿規制已善不必改建惟承天府陽春  
門并城樓舊制卑隘宜改造高大堅固

十九年二月詔營興邸督工太監袁亨預計工直總用白  
金四十六萬九千八十七兩移文監督侍郎顧璘轉咨  
巡撫陸杰杰言湖廣連年水旱民困已極况工重費多  
非一方之所能辦乞行開納事例令天下郡邑凡輸納  
者俱赴璘處收貯以備支用章下工部議行

五月詔建雷壇工部尚書溫仁和等言近年大工寢廣內  
自慈寧宮奉先殿景陽宮神厨神庫慈慶宮三殿皇穹



宇崇等瓊謹身殿西苑仁壽宮麗譙樓外自諸陵壽宮  
離宮沙河離宮六聖碑亭 景皇帝碑涇王頴陽減懷  
等王端妃德妃惠妃等各營域共用過白金六百三十  
四萬七千八百九十餘兩近來帑藏已竭工費無紀雖  
分省辦料什去六七而顯陵之役復坐派數省矣况開  
納日久應者無幾帑中累月不及萬計而商人待給無  
慮數十萬乃欲一切盡出本部此何異掬蹄泐而沃龜  
拆也况承天所請又一百七十餘萬各衙門修建復日  
來督發不知將何以應乞軫念大工爲重悉行停止待  
工訖復議行之 上命會戶部兵部悉心區畫

詔修西苑仁壽宮給事中未憲章等言慈慶宮經始於十  
六年爲工八百餘萬實費四十二萬有奇一號等三殿  
經始於十七年爲工三百餘萬實費銀十五萬有奇皇  
穹宇經始於十八年爲工二百餘萬實費十萬有奇物  
料運價之數不與焉尚未就緒若重興西苑仁壽二工  
恐愈煩難乞暫止 上曰 祖宗建言官爲耳目各工  
屢歲不聞一言兩宮所費幾何輒行瀆擾姑不究

二十年四月以宗廟災暫止大享殿工  
五月翊國公郭勛言自廟災已來重建之舉未聞所司會  
計恐不可緩 上是之命禮部會官議聞於是尚書嚴



嵩等會廷臣議言七廟之災中外臣民咸謂復不可已竊惟廟建不可緩也而勢亦不容亟也興舉大役財力爲先惟在調度有經不至妄費耳故才力非所慮也各廟規制稍因舊址更展拓之興工尚遠徐可恣圖故規制非所急也今獨材木爲難蓋巨木產湖廣四川窮崖絕壑水陸轉運歲月難計此首當預爲之所也請行工部併查木廠水次堪用者若干今合用若干會計量度常使有餘卽會推有才力大臣一人請勅專督其事仍選差屬官數人分行探取待其完報禮部題請擇日興工其合用石料物件工部一面區畫營辦庶幾用力於

休養之餘度材於充積之後一舉而輪奐聿新矣上曰興建宗廟典禮重切朕心惶懼弗寧爾等議是工部卽會推才力大臣二三人以聞遂命原任工部侍郎潘鑑往湖廣改刑部郎中應鳴鳳於營繕司佐之陞應天府尹戴金爲副都御史往四川改戶部郎中方民悅於營繕司佐之俱採辦大木已又陞雲南僉事蔣芝爲湖廣叅議協同部臣管理採木

二十一年新作祐國康民雷殿命工部郎中趙諭和員外朱文質督理工程員外劉魁因奏頃者宮殿泰亨殿大高玄殿等工尚未告成今復有雷殿之役財力無從措



辨宜且并工廟建以寬民力上怒其沮撓欺慢命錦衣衛執訊仍錮於詔獄

四月禮部以非常火災上疏奉慰上命一切工役俱輟惟諸殿修營如故

三十六年四月大學士嚴嵩言臣等查得永樂十九年三殿災至正統間方議修復存天戒也然其時奉天門在即以正朝四夷有所瞻仰今事有不同所當速議修復但工程重大殿與門或以次興工伏望諭工部會計財力何如將一應事宜備細開具上請裁定然後降勅興工上於是諭禮工二部曰殿庭無不復之理當仰承

仁愛毋賣直爲忠狃時作敬方可不然恐貽患難前也禮部尚書吳山工部尚書趙文華等因言正朝重地亟宜修復但事體重大工費浩繁經營須有次第容臣等會同司禮監內官監府部錦衣衛諸臣酌議奏請上曰茲先作朝門并午樓爲是殿堂卽隨次爲之一應事宜仍會官議處允當奏聞

八月 上諭嚴嵩殿名奉天自己坐是自卽天也此意不知 皇祖何取嵩言 臣聞傳記有曰天子至尊無上又曰人君其尊如天此係先儒之言其原出孔子作春秋繫王於天稱天子曰天王此孔子之言後世莫易又



書言天命天討人君賞罰一歸於天。皇祖取義或出於此。上曰卿解奉天二字甚正第聖賢所謂非是題扁之用遂諭禮部曰昨承恩示未可諉之氣數先代儒人臣有言君心通乎天心夫以人君奉天百為萬用孰非天者豈止刑賞大事始謂奉天。皇祖命名取義在此然於已身坐之終未安也况災燬初罹建文自作大孽今次兩蒙昭示名稱之舊決不可復其會官集議以聞於是禮部會議言。皇祖肇造之初名曰奉天者以人君受天命為之子故昭揭以示虔耳然既以奉天命名是昊天監臨儼然在上而臨御之時坐以視朝仁人奉

若之意委屬未安仰惟聖明有作禮樂一新顧此殿名獨仍舊貫茲當修復之時乞睿斷更定以答天庥。上曰會議已明俟至期奏築於南郊太廟更之。

十月重建奉天等殿興工董工科道官劉贊等言宜命藩府及文武大臣捐俸助大工從之於是。皇妃嬪御共助銀五萬九千餘兩唐王助金五千兩繁昌王助米三千石德王三千兩汝王晉王二千兩榮王五千兩各下璽書優獎大學士嚴嵩成國公朱希忠都督陸炳各助金千兩大學士李本徐階戚畹方承裕駙馬謝詔許從誠等各五百兩餘官有差。上諭羣臣皇天眷朕新作



明堂而聽治以是月二十八日建工預奏告於玄極殿  
及大高玄殿百官吉服視事法司停刑

二十七年重建奉天門成更名曰大朝門

閏七月元祐宮成先是上念安陸爲慶源所自命巡撫  
諸臣相度會計集材飭具特建元祐宮以崇政安聖得  
國福民是役也經始於己酉迄戊午而告成中爲元祐  
寶殿後爲降祥殿最後爲三洞閣其配殿左爲宣法右  
爲衍真其前爲元祐門又前爲儲祉門鐘鼓二樓拱侍  
環列上親爲文以紀落成

四十年十二月營萬壽宮上初建萬壽宮爲齋居所文

武大臣常五六員入直護侍至是災上遷玉熙宮

閣諸臣請上還乾清宮上以修玄不宐近宮闈乃

御劄大學士階傳諭工部尚書雷禮興工重建以侍郎  
朱衡總其事上以精意玄事嘗建清虛等殿又茲重

建萬壽齋宮皆取用於工部營繕司原收贖工等銀及  
臺基山西二廠原存木料與夫西苑舊磚舊石稍新改  
用原無坐取於各省派辦於民間其於夫力則以敬操  
軍夫充之時加犒賞及僱募在京貧寒乞丐之民因濟  
其饑寒以中外無擾軍民踴躍而功成良易皆匠師徐  
杲量度調度上以其智能足以集事節縮足以省財



歷通政侍郎及工部尚書職銜云

四十一年三月萬壽宮成。上欲速成，故不三月而告完。宮中有壽源萬春太玄仙禧諸殿，極其宏麗。上大悅。工部請加恩諸臣。上以階竭忠盡勤，加少師兼支尚書及大學士俸，再廕一子爲中書舍人。階疏辭，不允。止免兼學士俸，煒加少保。

九月更名奉天殿曰皇極，華蓋殿曰中極，謹身殿曰建極，文樓曰文昭閣，武樓曰武城閣，大朝門曰皇極左順門，日會極右順門，日歸極東角門，日弘政西角門，日宣治。是日百官賀表，仍詔告天下，初殿工成，工部請額。上

諭閣臣曰：朝殿。太祖名之。成祖因之不更。上天垂示，至今已兩矣。昨嵩謂：太祖定名取義，百凡莫非奉天，不敢自是無過此者。若改之，以前代所無之名，方可。合只仍祖定。惟天字當出奉字上，庶爲奉天出治先之。敬天作基可也。於是部臣以扁式請，常爲橫扁。天字居中，上出奉殿二字，兩傍稍下相對。上復以爲不雅，乃取尚書洪範字義，更名皇極。命直扁順書如故，仍改乾清宮右小閣名曰通心，旁在門曰仁蕩，右名曰義平。閣臣因請頌詔大赦天下。上曰：赦乃小人之幸，彼搜石運木者，誰受賜與？遂不下赦。



四十三年三月十四日玄熙殿成二十日惠熙殿成

四月寶月殿成賞太監黃錦等蔭爵及銀幣有差

八月洪壇大素二殿成遂大慶賞各官先是五月間上

命大學士徐階同工部尚書雷禮於禁地勘更建洪壇

之所明日階等復奏云洪壇大素宜用更建洪壇廣狹

已有增定規制并大素一同建造上然之以六月二

十二日興工至是成

四十四年六月作玉芝宮詔以冬至日奉安帝聖神位

一名宮門曰芝祥前門曰寶殿後寢曰大德殿

四十五年二月命於菓園改建極懋殿已又更建大道殿

五月紫極殿成工部尚書雷禮等奏工完乞恩許之

七月淨蔀殿成先是六月杪上命雷禮於陽德門外搭

蓋淨蔀殿為壇用正殿圖制徑三丈三尺後小殿二座

兩邊各房一層每連十數間前壇門一座不半月成之

月玄極八殿成先是七月朔雷禮奉旨建玄極寶殿以

奉上帝睿宗之神遂以是月十日興工至是殿成

大慶賞各官仍命欽天監擇日謝土安神主

九月三日新宮始工遣都督朱希孝祭告后土司工之神

先是八月十八日命雷禮拆新宮再修乾光洪慶二殿

禮奏云乾光必修洪慶必建新宮拆卸物料完日候明



春二月興工已而 上傳諭曰連日晴朗拆宮甚美且  
易而速天與當要仍遵夫吉人天相天必祐我非常有  
何小忌新宮仍建且曰上緊分折不敢故慢二十一日  
上又傳諭禮等曰新宮必仰承天與速就其洪慶之建  
以秋亦不遲乾光用於上元節閏十月修亦可於時新  
宮拆完禮遂以興工日期請 上曰九月初三可遂興  
工以是月初六日午時新工安石初八日卯時立柱仍  
命尚書徐杲每日早吉服上香叩頭至謝土日止十八  
日迎梁仍遣五府九卿法從科道等官同往分遣雷禮  
等於臺基殿祭告司工及九門行禮已而二十二日差  
員外陳華管修咸福宮主事吳一琴管修乾光殿 上  
傳旨云禮等必實守督之部事或細侍郎徐綱出督理卿二  
臣常川新工看管二處五日一巡閱是月更建紫宸宮  
詔新承天龍飛諸宮承天守備上言宮殿滲漏棟樑朽損  
上謂輔臣曰龍飛諸宮殿六十餘年今不可草次爲之  
前謂一幸必行可遣官更建以備之宜先告顯陵大學  
士徐階上言宮殿損壞誠宜更建但湖廣連被水災一  
方之力必不能辦須爲計處 上問戶部濟邊銀已用  
幾何當有積者未可云朕親細事也天降地產民輸之  
財豈可妄費必節愛之乃可階言理財爲圖治要務皇



上今日之問正大計也豈親細事 上曰承天工料彼或不敷工部節慎庫助之亦可階復言臣適問工部尚書雷禮納金幾何禮言支用不足已借戶部銀一十八萬各工應用雖欲出助亦不能也久之 上謂階曰南工一時難建先修隆慶稜恩二處餘俟時盈舉之因遣工部左侍郎張守真往督工程

按本朝經營惟嘉靖間最甚十五年題實已用過銀六七百萬兩之數十五年後之費又將十數倍不止當時慈慶慈寧七陵壽宮行宮先蠶壇殿西苑仁壽宮鼓樓六聖碑亭景聖碑涇簡王端妃等墳一時合祭在京做

工官軍撥七萬餘每名支月糧行糧賞米冬衣布花該六兩之數又不在所費之內時工場二三十處每日僱覓夫匠九萬四千七百餘歲費一百八十七萬餘兩又歲僱車脚價銀三十四萬五千餘兩舖商料價一百餘萬兩又承天起工一十餘處扣除湖廣及河南事例銀七十萬兩江浙川湖南直隸貴州扣除買辦料價五百餘萬兩蘇州臨清磚廠扣除價運百萬餘兩兵部沙河城池工程借用及各撫按借雷軍器折色銀十萬餘兩其湖廣採木用銀七十餘萬兩用夫五百餘名又月食米數時論事論禮諸臣競奇輟舉不顧惜費則當事所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三  
司却宜力論會計豈可量出爲入惟梁材不肯動支太倉庫銀去繼劉麟以事去

隆慶元年詔營翔鳳殿殿在南內久廢者先是上命太監勝祥將西出紫極殿紫宸宮都着工部拆去蓋鳳翔之殿時給事中馮成能等奏云紫極殿紫宸宮係先帝因齋事暫居原非舊制今遵遺詔悔停止之言拆而去之誠繼述之大孝然西城之與南城俱非天子之所宜居今西城之見存者旣所當拆而南城之久廢者顧當復興耶上納其言罷之命以紫極等殿材收貯別用命工部於道心閣精一堂臨寶室舊址重建閣曰隆道堂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三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緝

孫男介壽 重訂

工部 八

工匠

洪武二年七月命編直隸應天等十八府州及江西九江饒州南康三府均工夫圖冊每歲農隙其夫赴京供役歲率三十日遣歸

五年 上嘗於冬月幸三山門觀修浚城濠者見有役夫裸行水中若探物狀令人問之則督工吏擲其鋤於水



中求之未得耳令別取鈔償之曰農夫供役手足皴裂亦甚勞矣尚忍加害乎捕吏杖之顧謂丞相曰今日衣重裘體猶覺寒况役夫貧困無衣其苦何可勝道卽命罷其役仍命行工部遣各夫匠還家

禁諸王非時興作擅役工匠上諭工部曰天下人匠編成班次赴工各有定期然諸王府每有興造臨期之際趨此違彼艱莫甚焉夫勞民動衆春秋所戒方今諸王在國宮室各有定制皆宜守禮安分勿擾於民可也朕嘗聞元時廬州太子爲修宮室令民冒雪舁木監司版圖兒見其苦卽釋之又如威順王在武昌因恐小吏械

官卽龍光山祭之曰昔君天下者務在安民然有不得已而勞民者營造之類是也比者營建宮殿工匠有因疾而死者有被傷而死者有冒危險而死者已勅官爲槨殯送之於家今復設壇遣官以牲醴賜祭爾等有知咸諭朕意仍賜見役工匠鈔凡六萬三百六十餘錠

二十六年詔定凡天下各色人匠編成班次輪流將齋原編勘合爲照上工以一季爲滿完日隨卽查原勘合及工程明白就便放回周而復始如是造作數多輪班之數不敷定奪奏聞起取撮工本戶差役定例與免二丁餘丁一體當差設若單丁重役及一年一輪開除一名



年老殘疾戶無丁者相視揭籍明白疎放其在京各色人匠例應一月上工十日歇二十日若工少人多量加歇役如是輪班各匠無工可造聽令自行趨作

永樂二年十一月 上御奉天門召成國公朱能諭曰今天氣愈寒民築 孝陵垣墻者可悉罷歸未畢之工令軍士畢之軍士就役者日給之鈔復曰朕今日夙興覺寒氣襲體因思百姓之勞故命爾不可因循稽緩軍士就役亦難但且出暮歸比百姓服役數百里之外差異亦宜恤之毋盡其力蓋隆冬盛寒非 先帝陵寢朕亦不勞之也

十二月中官有於應天府私取工匠役之者 上召府尹向寶責之曰數年軍旅供給加以權豪橫肆百姓艱難京師爲甚旣命爾牧民當體國家愛民之意正直不阿矜恤保庇庶幾民可休息宦者官禁使令之人非有重權汝何用畏之而輒聽其役民略不之拒爲京尹朝夕在朕左右尚畏如此若在遠外任小官職當如何畏之譬爲人典守寶貨擅啓藏縱人私取必不免責罰矣汝擅以朕百姓作人情可逃罪乎今姑宥爾若再蹈前非必誅遂逮其中官貢之曰朕爲天子不敢輕役一民汝何人敢擅役之百姓家僮奴亦敢不告其主肆意自爲



平令錦衣衛執治之

六年五月勅恭寧侯陳珪及北京刑部方今盛暑軍民赴  
工者宜加撫恤飲食作息必以時無過於勞有疾悉與  
醫藥爾等其體朕仁民之意

九年給事中耿通等劾輪班匠役滿工部仍畱不遣請罪  
之命錦衣衛執郎中以下鞠問尚書宋禮令戴罪理事  
十年三月勅武義伯王通等天壽山營建將完工匠役久  
戶無次丁者悉遣歸仍命所過官司給行糧

九月遣官祭天壽山亡沒夫匠命有司函骨歸葬仍復其  
家二年

十七年正月御史李偉奏新淦縣逃匠雷劍南等聚眾拒  
捕上命都督馬聚都指揮劉忠領兵捕之未至而布  
按二司奏劍南等自詣歸罪上謂侍臣曰民非甚不  
得已孰肯以父母妻子懼死亡之禍此有司失於撫綏  
命皆宥之遣使馳召聚等還

宣德元年四月兵仗局工匠二人老且盲訴乞免役上  
問工部尚書吳中等曰匠以萬計何必此兩人古之仁  
者不以羸馬駕車爾等亦可謂忍人矣其卽免之今後  
一應匠作老疾者准此例

七月上謂吳中曰前日卿奏內官監欲取民間幼丁學



匠藝行移應天府選取五千入彼幼未暗事令習技藝不能則必加督責其父母之心如何且人家誰無幼子爾其體此心速止之

工部言工匠逃亡者赦後赴工過期請差官追捕 上曰工匠久處京師有司不能存恤饑寒切身不免逃亡赦後雖欲赴京道途之費豈能自備况有遠在數千里外者宜量地遠近寬立期限命本處有司起送赴京不用差官煩擾且今京師無他營造工匠亦可省用徒多聚無益也

二年三月放免老幼殘疾軍民匠九百九十二人

四年三月有紙匠訴執役天財庫去家遠日給爲難 上諭尚書郭敦曰官府但知役之而不知養之豈政理哉凡工匠役內府者悉月給食米三斗

天順元年勅外府輪班人匠照永樂間定制差撥不許內官兼管

弘治二年五月修蘆溝橋成內官監太監李湯乞陞文思院副使潘俊等官吏部尚書王恕言官匠營造乃其職分成化初年以前修河築隄並無陞官事例至十九年以後修築蘆溝橋決口恭順夫人大慈恩寺殿宇始濫陞匠官并欽天監太醫院等衙門官比年營 先帝山



國朝典彙卷三百九十三  
工部  
陵所役軍匠至四萬人亦未有陞職者此役較之山陵  
不及三分之一顧欲妄濫陞官甚失輕重之序况修城  
等役今方並興若俱照例其爲冗濫又復如前日矣豈  
不爲新政之累 上從其言命給賞有差

十四年正月司設監奏本監造作工數多而軍民匠逃絕  
者衆乞照兵仗局收克幼匠例選軍民之家詣曉匠藝  
壯丁二千名應役工部議兵仗局所造者軍器可權宜  
招收幼匠以濟急務司設監所造者止床帳轎乘等常  
事不宜引以爲例請行停止有旨令收克一千名應役  
十七年九月時修清寧宮有旨下兵部撥用軍夫萬餘人

尚書劉大夏謂工少人多蓋監督內官有所利而爲此  
也奏請減去十分之五監督者訴於 上上令司禮監  
語內閣曰劉大夏不以朝廷大工爲重率意減去人夫  
卽擬旨來詰責之大學士劉健曰愛惜軍力兵部職也  
近劉尚書每以老辭朝廷下溫旨勉畱尚請未已若詰  
責旨下彼將以不職固辭更於何處討這等人來替他  
司禮以其言入告 上欣然如大夏議

嘉靖二年閏四月先是內官監太監崔文督修九門城壕  
日役工匠三萬人經歲不竣給事中胡訥言此監工等  
官故延引歲月乾沒錢糧宜定限今月內竣工報可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三  
八月時 上命修乾清宮北一府內官監太監陳林言見  
役軍匠二千三百有奇乞月給米鹽戶部覆議府第損  
壞不多增造穿堂儀門何至役人二千三百若謂事不  
容已亦須立限完報 上命立限完報不許妄費財力  
南京印綬監初奉詔革去匠役一百二名至是監丞宗璽  
託以裝表符軸乞留之戶部言璽違詔宜重懲得旨匠  
役遵照裁革璽貸勿問

四年初正德末內監各軍匠率多冗濫已而奉詔汰減弊  
源頗清至是御用太監黃錦言工煩匠不足用請選經  
汰人役及見役戶丁二千名供事兵部議覆匠不足用  
以私役賄免虛冒者衆也不此之稽而欲更選以充開  
倖進之路仍冗食之輟不便 上命選五百名應用而  
嚴私役虛冒之禁

先是司禮監以缺匠役乞收補四百七十名已得請兵部  
執奏言兩京各監局員役俱有定數正德末始添設冗  
濫奉詔裁革冗蠹一清今復許收補恐諸監局紛紛効  
尤革退人役夤緣競進乞寢前命祇以見在人匠應役  
便給事中鄭自璧御史聶豹亦以爲言俱報有旨

七月詔司設監兵仗局各准收人匠五百名兵部李鉞言  
織染局見在軍匠二千一百有餘內官監七千八百有



四庫全書卷二百九十三  
二  
餘併合新收一千五百有餘以歲計之該收糧十五萬  
二百餘石其他監局食糧人役難以數計若弊端復開  
則京通二倉立可待盡寧不寒心不報

八年二月工部尚書劉麟等應詔陳言各府州縣工匠近  
多冒替影射乞令納價以助大工每匠一名照舊例每  
季納銀一兩八錢遇閏則納銀二兩四錢其見在當差  
班匠既無正身將解到銀減半支給每班給銀九錢閏  
月量增非奉欽依者不得支價 上從之

十年詔革南京各監局軍匠之冗濫者仍以存留之數著  
爲例禁所司不得朦朧勾補

十二月司禮太監張佐等言臣等給事中無胥徒可役  
止取給於人匠不事工作者當成化中賜臣等各有名  
數太監掌印者六十人餘皆五十五人少監四十人監  
丞三十三人典簿二十五人經厰六科廊等處各以資  
格遞減乞照舊例補給 上命如例撥用不得過多  
十四年同知建造禮部尚書夏言劾奏管工員外胡思忠  
不二日而箠傷工匠已十三人 上曰朕方有諭軫恤  
而思忠乃敢酷刑逼迫人匠其令錦衣衛執送鎮撫司  
鞫訊以聞

十九年時諸宮殿工作頻興役外衛班軍四萬六千人不



國朝典彙卷二百九十三  
足郭勛乃籍其不至者人輸銀一兩二錢雇役名曰包  
工秋班雇四千人春班五千人各三閱月所雇視班軍  
食四斗前此戶部尚書李廷相給兩月糧而梁材繼至  
堅執不與勛遂劾材專擅 上命兵部會勛議奏兵部  
言材守職不得不慎得旨包工軍行糧凡已役過者計  
日補給以後禁勿包工自今派撥官軍動支錢糧所司  
務遵故事行勛又以兵部缺軍差撥先是籍逃亡旗軍  
布花折糧等銀倩工應役至是支給愈多梁材謂外衛  
并京營官軍錦衣衛旗軍計四萬餘人已足分撥奈何  
混支前銀別爲雇募詔從戶部議兵部尚書張瓚卽按  
籍遍之勛又奏材瓚互相比周變亂成法侵牟職掌

上謂材沽名誤事忠實似詐令冠帶閑住瓚撥軍不與  
提督官會同姑貰其罪各工夫費工部計議以聞

二十年給事中胡賓奏班軍赴工多方凌虐及其逃亡管  
工等官抑令在伍者稱貸補工陰肆漁獵倍蓰責償因  
而逃避乞勅兵部自今官軍赴役務加優恤或踵前弊  
必治以法其該班不至者止移檄催解所負工價量行  
徵補催督人員亦須酌宜遣發毋得驚擾 上從之

詔免易州及定興安肅新城容城涑水五縣舊派運石車  
輜因五縣民奏乞停免故有是命仍令以後興作不許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三  
工部  
十  
派及小民止以官價雇募

二十五年三月先是掌錦衣衛都督陳寅請申明制典寬查革事上曰該衛既差役繁難免查但中間工所貢緣寄名及臨時添名者查明盡行革去給事中楊上林等因查錦衣衛軍餘丘敖等五千人託名幫工糜費廩廩御史沈越亦言錦衣官校軍旗原係侍衛既參擁仗之班不在荷鋤之役不知何人創爲幫工之說使游惰之人環聚而耗公廩况朝廷工役不常國家財賦有限若必豫養軍人以俟興作則所費不貲今日丘敖等三千八百七十名李學等一千一百三十名誠無所用之上令再假幫工希求恩澤者卽奏聞重治著爲令越又言內府各監局今查見在食糧新舊軍匠計二萬五千二百五十八名各監局多者數過三千少者不下數百率多假公廩以獵班錢役私門而恣影射或以局監寫字刊書或以粧鑿搭採或以挽花製燈或以行造金銀或以製合火藥卽其所挾類皆技藝微勞平日食糧充直宜若無可擬陞者然而傳陞例陞工完而陞附名各工而陞又有不開原由朦朧而陞者故其官爲皮作局文思院營繕所副使大則有爲光祿監事順天知事上林苑監丞者伏乞令臣等照款裁革可省國家之耗費

四十四



以副 皇上惓惓憂民裕國節用惜財至念 上從之  
四十年令司禮監清查見在支俸食糧匠官匠人共一萬  
八千四百四十三員名裁革一千二百六十五名應留  
一萬七千一百七十八員名著爲定額遇缺止許餘丁  
告補不許溢數濫收

四十三年先是戶部議裁冗食極言各監局軍民匠役之  
濫詔嚴加清汰而太監滕祥等爭言此軍執事內廷若  
付有司清查動逾旬月有誤供用 上惑之部議不行  
四十四年十一月匠役名數先經司禮太監黃錦查議應  
留二百八十九名至是該庫奏乞增收百名工部尚書

雷禮題覆止補舊額不得增收管庫內臣復行奏乞大  
學士徐階言人匠一名歲支米十二石百名則千二百  
石原額旣足供用增夫實爲虛靡必不可乃止

四十五年三月管工尚書徐杲奏各省徵解匠役擾民請  
卽以在京召募諸匠并本監額役相兼用之 上是其  
言令撫按官卽行司府住勾如妄行催解者指名奏參  
隆慶元年二月內官監太監李芳劾奏徐杲與監生王儒  
等六人前修理蘆溝橋侵盜官銀萬計得旨命錦衣衛  
執杲等送法司鞫問刑部擬如律追贓發遣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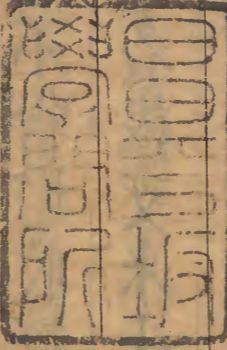
令清查內官等監各官匠於原額一萬七千一百七十八



員名內除逃亡不補外裁革老弱六百二十二名存留  
一萬五千八百八十四員名著為定額

三年司禮太監滕祥疏請查沒匠役以省糜費工部言匠  
役之濫已經奉旨裁革千餘人迄今二年古役猶故得  
旨命該監速查造冊送部科存照已而祥奏裁去者二  
千四百四十人止存一萬三千三百六十七人

六年四月司禮太監孟冲請補六科廊書寫官匠 上許  
之部執奏先經滕祥查革未久輒更何以示信且起各  
監紛紜之端不報



享和癸亥



